

史228.2 1

574.2 1

三 =

4379

444

~~222
574~~



庚辰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八十八

宋 李燾 撰

仁宗

嘉祐三年九月己巳朔詔以東經略使西人議府州橫陽河界恐麟州勢孤絕其用度利害以聞

壬申八月

州橫陽河為府界乃去年

辛未以荆湖北路轉運使部員外郎王綽為工部郎

中辰澧州體量盜賊殿中丞雷簡夫為國子博士通判

辰州都官員外郎余藻升一任差遣西京左藏庫使荆

湖北路鈐轄兼知辰州竇舜卿領康州刺史禮賓副使

兼閤門通事舍人權荆湖北路鈐轄兼知澧州郭達為

禮賓使舜卿達仍各賜錢二十萬並以招降彭仕義有

勞故也

郭逵傳云逵遣別將孫真犄角破賊羅城峒拔

棄城走追擊大破之范祖禹作達墓銘云仕義親信置左

帶御器械充湖北鈐轄兼知澧州捕得仕虛實情僞用

右以爲小吏善遇之久乃備言山川地形虛實情僞用

使實錄會要載平蠻事極詳今附見

役卒緡錢 恭謝天地之歲始用薛向議罷並邊入中

粟自京輦錢帛至河北專以見錢和糴惟入中芻豆則

仍計直給茶行之未久用薛向議在嘉祐元年十月本

志云行未數年恐失實今略刪

虛估益高茶益賤詔翰林學士韓絳龍圖閣直學士知

諫院陳旭卽三司經度絳等言自改法以來邊儲有備

商旅頗通未宜輕變唯輦運之費宜敕有司悉從官給

而本路舊輸稅絹者毋得折爲見錢其入中芻豆罷勿

給茶所在平其市估至京師以銀綢絹三物償之皆從

其說自是茶法不復爲邊糴所傾而通商之議起矣初

官旣權茶民私蓄販皆有禁臘茶之禁尤嚴於他茶犯

者其罰倍凡告捕私茶皆有賞然約束愈密而冒禁愈

蕃歲報刑辟不可勝數園戶困於征取官司旁緣侵擾

因而陷于罪戾以至破產逃匿者歲比有之又茶法屢

變歲課日削至和中歲市茶淮南纔四百二十二萬餘

斤江南三百七十五萬餘斤兩浙二十三萬餘斤荆湖

二百六萬餘斤惟福建天聖末增至五十萬斤詔特損

五萬至是增至七十九萬餘斤歲售錢并本息計之纔

百六十七萬二千餘緡官茶所在陳積縣官獲利無幾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八十八

論者皆謂宜弛禁便先是天聖中有上書者言茶鹽課
虧帝謂執政曰茶鹽民所食而強設法以禁之致犯者
衆願贖養兵師經費尙廣未能弛禁爾景祐中葉清臣
嘗上疏乞弛禁清臣疏已見景祐三年三月下三司議皆以爲不可
行至是著作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又皆上書請罷
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稅租錢與所在征算歸
權貨務以償邊糴之費可以疏利源而寬民力嘉麟爲
登平致誦書十卷隆衍視成策二卷上之淮南轉運副
使沈立亦集茶法利害爲十卷陳通商之利宰相富弼
韓琦曾公亮等決意嚮之力言于帝癸酉命絳旭及知
雜御史呂景初卽三司置局議之

乙亥秦鳳經略司言西番嘉勒斯賚與契丹通姻先是
嘉勒斯賚納克壘阿匹爾等叛歸夏國諒祚乘此引兵
攻掠境上嘉勒斯賚與戰敗之獲酋豪六人收橐駝戰
馬頗衆因降隆博哩恭瑪頗克三族會契丹遣使送女
妻其少子董戩乃罷兵歸此據本傳乃嘉祐三年事今附見契丹旣與
嘉勒斯賚通姻數遣使由回鶻路至河湟間與嘉勒斯
賚約舉兵取河西河西謂夏國也欲徙董戩涼州與之
相近嘉勒斯賚辭以道遠兵難合乃止此據高永年隴右日錄并汪藻
青唐契丹之妻董戩也遣使送之久留不還間而盡其
妻董戩知之殺其使置其妻不見母喬氏喻董戩宜以
契丹故親其妻董戩不從此據汪藻青唐錄附見
丙子屯田員外郎李師中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師中建
言嶺南自古不利戍兵乞置土丁募敢勇家丁至四五

則藉一人總為五番上州教閱不及五百人為四番利器械農隙訓之禁一切他役上番則給糧免稅校長免二丁稅于是四路得四萬餘人又請通鹽商以便民復邕州和市場以實邊事多施行桂州興安縣有靈渠北通江湖南入海自秦漢通舟楫皆石底淺狹十八里內置三十六斗門一舟所載不過百斛乘漲水則可行師中積薪焚其石募工鑿之廢斗門二十六役三旬而成舟楫以通

辛巳天平節度使宣徽南院使張堯佐卒贈太師賜其家儼舍錢日三千堯佐起寒士持身謹畏頗通吏治曉法律而晚節以戚里進遽至崇顯戀嫪恩寵為世所鄙呂陶記聞云唐子方在言路以忠義結主眷一日登對仁宗從容與語及諍諫事且謂言者有過當常指朕用

張堯佐必有如明皇播遷之禍朕果用一堯佐豈遂為明皇播遷乎方對日用堯佐未必播遷陛下若播遷則更不及明皇蓋明皇有肅宗興復社稷陛下安得有肅宗乎上變色徐曰此事與韓琦商量久矣蓋欲立英皇也張說諷諷時事考按未合

丁亥降知鄧州吏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劉元瑜知隨州坐前知潭州私補畫工易元吉為助教會要在二年九月今從實錄以施州溪峒蠻向永勝所領州為安定州

己丑契丹遣長甯節度使蕭翥衛尉卿郭竦來謝慰奠辛卯單州團練使劉永年為齊州防禦使高陽關部署臺諫官言永年進緣戚里未嘗有軍功乃復為單州團練使知涇州

壬辰詔在京諸司庫務監交檢點官物差未授外任京朝官已授外任者毋得差

癸巳以葛家崗新開河為永濟河凡役工六十三萬九月而成

冬十月辛丑以故西番獎州團練使轄戩子轄奇鼎摩

正為河州刺史轄奇鼎摩正即趙思忠熙甯七年六月

轄結策丹烏沁為本族都軍主後結策丹烏沁授河州

烏察為副軍主烏察即趙紹忠木傳云摩正母弟轄

副軍主與實錄不同會要至和二年亦無轄烏察補本族

軍主事今不取本傳又稱轄烏察為摩正母弟與高永

年元符隴右錄及汪藻轄戩居龕谷屢通貢初授澄州

青唐錄不同當詳考汪藻轄戩居龕谷屢通貢初授澄州

團練使龕谷其詳附景祐三年四月居後遷獎州其時既

生摩正因入秦州過伏羌蕃部李提克星見其女欲之

提克星曰吾女已嫁棄夫歸今妻汝夫聞之必怨恐其

讎我汝今還以兵來劫我可也轄戩從之遂舉兵逆其

女以歸生轄智及轄烏察此據高永年隴右日錄及汪

永年云生轄烏察今兩存之而轄戩又有子曰轄烏納克戩轄烏納

不及賜曰轄烏延正後賜姓名曰趙濟忠轄戩克戩後

死摩正弱不能自立青唐族酋轄約岷州包順之兄

格羅及僧羅遵迎居洮州欲立以服洮岷疊宕武勝軍

諸羌高永年云武勝州秦州以其近邊逐之乃還河州此據

又汪藻青唐錄云轄約格羅及僧羅遵共迎摩正徙帳

居宕州欲立文法服諸羌秦州遣人諭之會諸羌不從

摩正逐轄約復還河州藻所云徙帳居宕州又云逐轄

約與本傳不同當考又高永年云轄戩舅李都克占怒

與轄約爭班轄約以妹妻摩正摩正右轄約都克占怒

日爾以妻為親以父為疏耶遂舉兵攻摩正摩正徙居

安鄉城偽與都克占和遂殺都克占永年所云徙安鄉

城與本傳及青唐錄不同兼不載還和州事當考永年

稱都克占即李遵子熙州蕃官李楞占訥芝叔而汪藻

乃以都克占為提克星子轄智母恰凌之弟不知孰是

也

賣家台置監長編 卷一百八十八 五

癸卯詔客省引進四方館使自今遇有關員須改官四年以上方聽除授之

甲辰詔河北陝西河東路轉運使應有功使錢州軍並權停回易聽以官地所產及不係省房錢助其歲用如尙不足卽以戶絕及閑田差官檢定所出課利量多少給之從包拯議也

乙巳出內藏庫綢絹十萬下河東轉運使助糴軍儲

丙午賜天竺譯經三藏試光祿卿法護諡曰演法大師法護遺表請度十僧秘閣校理陳襄判祠部執奏不行

襄已見蔡襄知福州時襄傳云趙槩奏列子廟三年度道士襄亦執奏不行當考年月

已未降內侍副都知昭宣使果州防禦使武繼隆爲單州都監尋改海州都監坐故出內侍省吏闌入御在所

死罪及私役兵匠計庸至百二十二匹及受洪福寺僧

餽遺事爲諫官所奏

此據英宗實錄八年七月繼隆復

兵曹園亭然英錄乃云責單州都監與仁錄不同蓋先責單州尋改海州百官表并陳旭傳可考陳旭傳云繼隆擅役官兵匠治圃舍內侍省吏人闌入罪當追一死杖而縱之旭劾奏繼隆坐追官爲單州都監當追一

官勒停特免之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趙槩同繼隆提舉諸司庫務繼

隆旣被劾槩亦爲御史所彈庚申槩罰銅三十斤時槩

已罷翰林學士出知鄆州未行也

癸亥詔河北諸州軍坊郭客戶乾食鹽錢令坊正陪納者特除之

甲子提點江南東路刑獄祠部員外郎王安石爲度支

判官安石獻書萬言極陳當世之務其略曰今天下之

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故也
又曰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法先王之政者當法
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于傾駭天下
之耳目聳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又曰方
今天下之才不足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
又曰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又曰人之才未嘗不自
人主陶冶而成之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亦教之養之取
之任之有其道而已又曰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
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能成才又曰因天下之力
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
未嘗以不足爲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又
曰在位之人才既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

之才則非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
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臣願陛
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
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
之以漸期爲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于先王之意則天
下之人才不勝用矣又曰陛下誠有意成天下之才則
臣願陛下勉之而已又願陛下斷之而已又曰臣之所
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濶而熟爛者也
惟陛下畱神而察之 詔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
孫長卿理三司副使資序令久任長卿揚州人
是月詔于景靈宮建郭皇后影殿翰林學士歐陽修言
景靈宮自先朝以來崇奉聖祖陛下又建真宗皇帝章

懿太后神御殿于其間天下之人皆知陛下奉先廣孝
之意然則此宮乃陛下奉親之所今乃欲以後宮已廢
追復之後建殿與先帝太后並列竇神違禮莫此為甚
伏乞特賜寢罷以全典禮詔送禮院詳定禮院言臣等
看詳諸寺觀建立神御殿已非古禮先朝崇奉先帝太
后示廣孝思猶依倣西漢原廟故事今議立郭皇后影
殿于禮無據難以奉行其事遂寢按太常因革禮云嘉
日敕于景靈宮建郭皇后影殿歐陽修等言其不可而
實錄不書二年八月郭皇后影殿于洪福禪院
其令太常禮院參定典禮以修郭皇后影殿于洪福禪院
書禮院言奉敕修郭皇后影殿于洪福禪院
册詔書已停冊廟之禮其修殿于洪福禪院
伏請寢罷詔兩制同禮官檢詳廟典禮又于禮景禪院
請建影殿于洪福禪院乃楊安國事在四年七月不據會要
錄何故乃于二年八月書知制誥劉敞言禮官倡議欲實
錄又于四年八月書知制誥劉敞言禮官倡議欲實
后于廟禮官倡議附廟實錄亦不載緣由按因革禮則

事固有次第大抵實錄書此事太疎略固當以因革禮
為正會要亦未能詳盡也司馬光曰國建議若附廟又
止稱詔書亦未詳盡也司馬光曰國建議若附廟又
后于寺觀立影殿都官員外郎權發遣修造案陳昭素
以其勞費乃上言神御殿非古法按禮當修造案陳昭素
以淑德皇后廟詔從之按因革禮則附廟之議實出禮
官不錄昭素司馬行狀蘇頌傳當考已附四年八月亦
止從因革禮孫抃行狀蘇頌傳當考已附四年八月亦
十一月辛未太常博士祕閣校理知濱州王起著作佐
郎簽書判官廳事宋定國各追一官勒停初本州牙前
劉玉經轉運使李參訟私船侵奪官渡課利而起等常
以私船回易官鹽益公用故主私船戶而不直玉及轉
運使劾其事輒上奏論辨至是遣職方員外郎李真卿
就州置獄皆以上書詐不實罪坐之
王申知諫院陳旭言有司斷獄而事連權倖者多緣中
旨得釋自今乞劾其干請之罪以違制論從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一百八十八 八

癸酉命翰林學士韓絳諫官陳旭御史呂景初同三司
詳定省減冗費初樞密副使張昇請罷民間科率及營
造不急之務其諸場庫務物之闕供者令所在以官錢
收市之于是置省減司于三司自是多所裁損云多所裁損

據本志

甲戌詔諸路轉運及開封府界提點司體量牙前之役
有重爲民害者條奏之能件析便利大去勞敝者議賞

此據本志議賞則會要無之

乙亥命入內副都知鄧保吉提點修南郊太廟祭器
己丑詔曰天下利害繫于水爲深自禹制橫潰功施于
三代而漢用平當領河堤劉向護都水皆當時名儒風
迹可觀近世以來水官失職稽諸令甲品秩猶存今大

河屢決遂失故常百川驚流或致衝冒害旣交至而利
多放遺此議者宜爲朝廷講圖之也朕念夫設官之本
因時有造救弊求當不常其制然非專置職守則無以
責其任非遴擇才能則無以成其效宜修舊制庶以利
民其置在京都水監凡內外河渠之事悉以委之應官
屬及本司合行條制中書門下裁處以聞其罷三司河
渠司以御史知雜呂景初判監鹽鐵判官領河渠司事
楊佐同判河渠司勾當公事孫琳王叔夏知監丞事
江湖上供米舊轉運使以本路綱輸眞楚泗州轉般倉
載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而汴舟詣轉般倉漕米
輸京師歲摺運者四河冬涸舟卒亦還營至是復集名
曰放凍卒得番休逃亡者少而汴船不涉江路無風波

沉溺之患其後發運使權益重六路上供米團綱發船不復委本路獨發運使專其任文移全併事目繁夥有不能檢察則吏胥可以用意于其間操舟者賦諸吏輒得詣富饒郡市賤買貴以移京師自是江汴之舟合雜混轉而無辨矣挽舟卒有終身不還其家而老死河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敝皇祐中發運使許元奏近歲諸路因循糧綱法壞遂令汴綱至冬出江爲它路轉漕兵不得息宜敕諸路增船載米輸轉本倉充歲計如故事于是言利者多以元說爲然朝廷爲下詔如元奏會元去不果行既而諸路綱不集庚寅復下詔切責有司以格詔不行及發運使不能總綱條轉運使不能幹歲入預敕江淮兩浙轉運使以暮年功各造船補卒團本路

綱期自嘉祐五年汴綱不得復出江

十二月壬寅京東轉運使王舉元言登州沙門島每年約收罪人二三百人並無衣糧只在島戶八十餘家傭作若不逐旋去除卽島戶難爲贍養兼是諸州軍不體認條法將罪人一例刺面配海島內亦有情不深重者如計每年配到三百人十年約有三千人內除一分死亡合有二千人見管今只及一百八十人足見其弊蓋無衣糧須至逐旋去除有足傷憫望嚴戒諸路州軍除依編敕合配海島外餘罪不得配往登州年終具收配到沙門島罪人元犯因依開項申奏委刑部檢點如不係編敕合該敕配往彼者具事由以聞從之

此據會要增入五年

三月二十五日可考治平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李慶奏可并考

甲辰樞密院上端拱以來宣敕劄子六十卷以一本留
中一本送龍圖閣初韓琦為樞密副使言嘗任河北見
祖宗所下詔令皆契丹未講和以前經武禦戎之事請
下本院編錄而上之

乙巳詔三司每歲上天下歲賦之數自今三歲一會具

虧贏以聞 又詔陝西轉運司本路諸軍衣裝綢絹絲

皆出益梓利路今邊事久甯而戍兵不減宜寬三路之

所輸若支軍衣而願回賣者官以中估收市之

此據張議也楊政正傳云政為戶部副使河北舊以上絹給軍

裝三司使張方平易以維州絹政既同書奏間外議藉

藉又密陳其不兩川和買絹以給陝西戍兵而蜀人苦

可此事當考 于重斂都轉運使曹穎叔為歲出本路緡錢五十萬以

易軍衣之餘遂紓兩川之擾自慶厯鑄大鐵錢行陝西

而民間盜鑄不已三司請權鐵穎叔謂鐵錢輕而貨重

不可久行况官自權鐵乎請罷諸州鑄鐵錢而以三當

銅錢之一從之

此據穎叔傳鐵錢三當銅錢之一當考明年二月癸卯所書

己酉詔吏部流內銓自今選人磨勘毋得敘勞績求先

次截甲引見若勞績重於改京官朝廷自賞擢之時銓

格繁密吏所以為姦其緒尤多案牘及書課歷疑誤僅

若毛髮先輒行下推原數四猶不釋以邀賅請故磨勘

者類皆待次外州或至吏部二三歲乃得改官多因緣

薄勞求截甲引見故降是詔

辛亥光祿卿直祕閣張子憲為祕書監罷職 翰林學

士韓絳言中書門下宰相所職而以他官判省名不相

稱請更定其制百司務多白二府請詳其輕重移付於

實合重監長編 卷一百八十八 七

下使大臣不爲細故攪慮得以專講政事又章服所以別尊卑今走吏與公卿不殊請依唐制以品數爲等其因年者及階品合服者須未嘗犯徒罪乃聽又臺閣省寺典章所由出也今獨存敕條文案而已本朝故事名臣遺範無所傳錄請依周禮唐六典著爲一書詔翰林學士胡宿知制誥劉敞詳定以聞王安石曰錄可考敞等條上改正裁損申明十事唐制雖以尙書門下中書三省長官爲宰相然尙書中書之名本非宰相之實卽欲改正官制仍須別立政事府如丞相之類唐制無樞密院自五代用兵始與中書對掌機務名體不正無甚於此旣欲改正官制當廢院名以曹事還中書尙書二十四司旣爲虛名所以官冗員衆蠹財害政卽欲改正官制當

罷三司復二十四司及九卿官使有定員其郎官不在本省治職事者並以前資及散官處之文武散官及檢校兼官勳爵實封等在開元以前頗有實事於今唯散官猶敘服色粗繁輕重其餘悉皆虛名無益治體卽欲改正官制當例行省罷此所謂改正者也大理寺決天下獄刑部覆之于事已定又加審刑院則爲駢行卽欲裁損官制當廢審刑院一吏部尙書侍郎郎中分領銓事則當差次輕重分別流品今審官院掌京朝官磨勘而尙書銓惟典州縣幕職官體制不倫卽欲裁損官制當罷審官院以其執事歸尙書銓羣牧司提舉司糾察司之類皆古無此官卽欲裁損官制悉當省罷還屬尙書九卿此所謂裁損者也諫官史官依唐制並當隨宰

相入立仗下今欲申明復此制中書出制敕唐制並經門下審覆然後尙書出告身經歷三省比來唯于中書發敕虛置三省官名今欲申明復此制唐制學士不領外職所以重機密舍人分判六曹事所以謹政令今欲申明復此制所謂申明者也略舉一隅若于可行即推類具正之其後皆不果

罷更須考詳

壬子御崇政殿召近臣觀河南府所進芝草上曰今日嘉雪大滋宿麥其瑞大勝芝草也即賜喜雪燕于中書癸丑以雪寒賜諸軍班薪炭甲寅詔大宗正司令睦親宅教授官其所教宗子功課以聞

丁巳詔諸路每一州軍巡檢有至三五員者又兩三州至三五州至八九州有都監同巡檢或駐泊捉賊員數既多非惟軍馬勢分兼遇驚劫罕能獲賊惟逐縣弓手習知賊所藏匿而捕獲之其一州軍止留巡檢一人數州留都巡檢一人其沿江海汴河險僻之地舊有巡檢處其留之其增逐縣弓手減散從承符腳力代以剩員已未御史中丞包拯言冬年寒食前後節假一日雖不御殿即令二府百司入視事如常若行幸或燕會次日歇泊不遇休務者更不別為假日或觀書閱禮物之類毋得早歸私第從之

辛酉詔年七十而居官犯事或以不治為所屬體量若衝替而未致仕者更不推恩子孫

癸亥賜知定州觀文殿大學士戶部侍郎龐籍朝辭物
如節度使例初命籍爲尚書左丞籍固辭不拜 閣門
言近例上殿班除三司開封府臺諫官遇辰牌不隔外
其餘並次日上殿或更有三司開封府并官高者臣僚
亦于辰牌隔下臣僚後引于理未便欲乞今後未進辰
牌依舊例引外其辰牌隔下者如至三次得旨許令特
上者卽于自來不隔之後引從之 會要三年十二月十
四日事今附月末
閏十二月丁卯朔詔嘗爲中書樞密院諸司吏人及伎
術官出職者毋得任提點刑獄及知州軍自軍班出至
正任者方得知邊要州軍

辛未安化上中下三州及北遐鎮蠻人來貢方物

丙子國子博士權鹽鐵判官雷簡夫爲屯田員外郎簡

夫磨勘當改虞部員外郎知審官院韓絳等言其嘗招
降彭仕義有勞故優遷之

先是朝議以科舉旣數則高第之人倍衆其擢任恩典
宜損于故詔中書門下裁之丁丑詔曰朕惟國之取士
與士之待舉不可曠而宄也故立間歲之期以勵其勤
約貢舉之數以精其選著爲定式申敕有司而高第之
人日嘗不次而用若循舊例終至濫官甚無謂也自今
制科入第三等與進士第一除大理評事簽書兩使幕
職官事代還陞通判再任滿試館職制科入第四等與
進士第二第三除兩使幕職官代還改次等京官制科
入第四等次與進士第四第五除試銜知縣代還遷兩
使職官鎖廳人視此若夫高材異行施于有政而功狀

已丑詔中書五房編總例從韓琦所請也行狀所敘或可別載不然

待書成日附之

辛卯契丹國母遣林牙天德節度使耶律通左諫議大夫史館修撰馬佑契丹遣保靜節度使耶律維新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王實來賀正旦

是歲天下主戶六百九十四萬八千四百七十口一千五百七十萬六千四百九十客戶三百八十七萬七千一百一十口六百七十二萬六千三百三 廢估馬司命羣牧司官兼領之 應天府失入平民死罪未決通判孫世甯辨正之吏當坐法知府劉沆縱弗治提點刑獄韓宗彥往按舉沆復沮止之宗彥疏于朝卒抵吏罪宗彥綱子也上春秋高未有繼嗣宗彥上書請修胎養

令曰臣嘗讀漢章帝詔曰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以為令史臣以謂深元元之愛著胎養之令者也臣考尋世次章帝八子長則和帝而質安已下諸帝皆其系胄故史臣又曰章帝長者事從敦厚故繼嗣漢室咸其苗裔夫以章帝仁心務在養民而福祚蕃衍及于後世則為國者所當取法焉前者詔書斥戶絕田勿賣收其租置廣惠倉以廩食窮獨臣竊喜國家不以絕戶之物為利而悉歸諸民近聞後宮就館者有二則嗣續之報將在今日詎知非廣惠濟民之意有所感發哉然自詔下以後戶絕田復賣如故臣竊懷不滿謂宜一以所售之直使益市粟穀兼修胎養之令若未能盡如東漢之制則少加裁損第賜下戶懷妊不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八十八
能自存者是陛下不傷帑藏之積而廣施于海內人心
悅則天意感天意感則福祥之報宜以類至蓋人君務
蕃毓其民則天亦昌衍其子孫理固然也胎養疏不得其時後宮有
就館者二即四年董周各生皇女是也今附三年未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八十八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八十九

仁宗

宋 李燾 撰

嘉祐四年春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遣官祭社知制誥
劉敞言臣前論先期避殿不中典未蒙省察今又聞遣
官祭社稽之於經亦未見此禮蓋社者上公之神羣陰
之長故曰日食則伐鼓於社所以責上公退羣陰今反
祀而請之是屈天子之禮從諸侯之制抑陽扶陰降尊
貶重此乃日之所由改變非承天戒尊朝廷之意也且
禮者先王訓民事君不可不謹前事之失習俗未久苟
為因循則憲章廢矣惟陛下稽古正名審所施為毋以
禮假人也楊敞傳云嘉祐三年冬河北地震明年日食正旦敞復上疏請早立皇嗣以答天戒按正

史實錄河北地震乃二年二月而
三年冬無河北地震事今不取
右正言吳及言日

食者陰陽之戒在人事則臣陵君妻乘夫四夷侵中國
今大臣無姑息之政非所謂臣陵君失在陛下淵默臨
朝使陰邪未盡屏也后妃無權橫之家非所謂妻乘夫
失在左右親倖驕縱亡節也羌戎順服非所謂四夷侵
中國失在將帥非其人為敵所輕也因言孫沔在并州
苛暴不法燕飲無度龐籍前在并州輕動寡謀輒興堡
寨屈野之耻為國深恥沔卒坐此廢五月丙午當考
丁酉羣臣表請御正殿復常膳不許三請乃許之
自去年雨雪不止民飢寒死道路甚眾詔遣官分行京城
視孤窮老病者人賜百錢小兒五十錢縣委令佐賑以
糜粥
知開封府歐陽修言三元放燈不出典禮蓋自

前世習俗所傳陛下俯徇眾心欲同民樂勉出臨幸非
為嬉遊若乃時歲豐和人物康富以為樂事亦是人情
今自立春以來陰寒雨雪小民失業坊市寂寥寒凍之
人死損不少薪炭食物其價增倍民憂凍餓何暇遨遊
臣本府日閱公事內有投井投河不死之人皆稱因為
貧寒自求死所今日有一婦人凍死其夫尋亦自縊竊
惟里巷之中失所之人何可勝數昨日聖恩差官俵錢
正為如此目下陰雪未解假使便得晴明坊市不免泥
淖聖駕所歷衝冒風寒況方以日蝕避殿減膳聖心憂
畏中外所知欲乞特罷放燈所有常年酌獻之禮若至
日未得晴和亦乞差大臣攝事見今供擬遊幸及修道
路寒凍兵士亦乞放罷庶幾上副陛下畏天憂民之心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一十九
宋真宗景德元年十一月

從之

辛丑契丹使辭命宰相韓琦押燕於都亭驛以上未御

殿也

本紀云辛丑御正殿復常膳按此則未也當考殿也按復常膳御正殿宋史俱載辛丑日此云未御殿固與本紀參差然是書丁酉日已載許羣臣表請御殿復膳矣則一書前後又矛盾也註亦未細檢

壬寅賜在京諸軍班特支錢始賜孤窮老疾之民用錢

千萬或言於上曰今百姓已受賜而不及諸軍諸軍其

缺望矣故復有是賜凡用一億五千萬三司使張方

平上所編驛券則例賜名曰嘉祐驛合初内外文武官

下至吏卒所給券皆未定又或多少不同遂下樞密院

取舊例下三司掌券司會萃多少而纂集之并取宣敕

令文專為驛券立文者附益刪改凡七十四條上中下

三卷以頒行天下三年三月始編

甲辰翰林學士胡宿權知貢舉

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管勾太學胡瑗病不能朝戊申

授太常博士致仕瑗歸海陵諸生與朝士祖餞東門外

時以為榮及卒詔賻其家集賢校理錢公輔率太學諸

生百餘人即佛舍為位哭又自陳師喪給假二日

已酉祠部郎中崇文院檢討官呂公著為天章閣侍講

公著以疾辭乞改命直祕閣司馬光度支判官王安石

不報觀文殿大學士左僕射陳執中屢以疾請老不

許自亳州徙河南又徙曹州皆不行道京師稱篤乃賜

告就第上遣使賜以茗藥

二月丁卯授陳執中司徒岐國公致仕遇大朝會許綴

中書門下班出入如二府儀議者謂執中前惡杜衍一

章遂從所乞富弼矯其失累表乃許之

戊辰度支副使戶部員外郎唐介為天章閣待制知諫

院介乞解言職見皇祐五年十月今復領言職足

始命韓絳陳旭呂景初即三司置局議弛茶禁其十月

三司言茶課緡錢歲當二百四十四萬八千嘉祐二年

才及一百二十八萬又募人入錢皆有虛數實為八十

六萬而三千九萬有奇是為本錢才得子錢四十六萬

九千而已其輦運之費喪失與官吏兵夫廩給雜費又

不與焉至於園戶輸納侵擾日甚小民趨利犯法刑辟

益蕃獲利至小為弊甚大宜約至和之後一歲之數以

所得息錢均賦茶民恣其買賣所在收算請遣官詢察

利害以聞詔遣司封員外郎王靖等分行六路及還皆

言如三司議便

三司奏茶課歲入數及遣使察六路利

見于已巳詔曰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於下

而君裕於上國家無事刑法以清自唐建中時始有察

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如聞比來為患益甚民被誅求

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積私藏盜販犯

者實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之間幅員數千

里為陷穽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久矣間遣使者

往就問之而皆驩然願弛其禁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

二近臣件析其狀朕猶若慊然又於歲輸裁減其課使

得饒阜以相為生剗去禁條俾通商利歷世之弊一旦

以除著為經常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尚慮喜

於立異之人緣而為姦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實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八十七

明刑無或有貨初所遣官既議弛禁因以三司歲課均賦茶戶凡為緡錢六十八萬有奇使歲輸縣官比輸茶時其出幾倍朝廷難之為損其半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唯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五年三月末歐陽修劉敞云

庚午廣南經略司言交趾寇欽州思稟峒

壬申降提點河北刑獄祠部郎中龐汝弼知華州坐嘗

知遂州補畫工陳又為傳神學究也

癸酉詔吏部流內銓嘉祐二年同進士出身及諸科同

出身並放選

甲戌廣西安撫都監蕭注言交趾寇思稟古森貼浪等峒掠十九村人畜不可勝數欲下廣州截留進奉異獸

人候取索人畜數足遣還本道苟不聽命即發兵深討詔本路安撫使蕭固轉運使宋咸提點刑獄李師中同蕭注處置

乙亥詔三司以天下廣惠倉隸司農寺逐州選募職曹官各一人專監每歲十月別差官檢視老弱疾病不能自給之人籍定姓名自次月一日給米一升幼者半升每三日一給至明年二月止有餘即量諸縣大小而均給之河東經略安撫使孫沔請廢府州西安靖化宣威清塞百勝中候及麟州橫戎神林惠甯肅定鎮川臨塞等十二堡寨使臣其兵馬糧草令旁近大寨番遣人守護之復創麟州西裴家垣寨積糧草以應接麟州詔存府州中候百勝清塞麟州鎮川寨餘從之

丁丑工部郎中董沔爲刑部郎中沔嘗爲京西轉運使
捕劇賊二十人特遷之置館閣編定書籍官以祕閣
校理蔡抗陳襄集賢校理蘇頌館閣校勘陳繹分昭文
史館集賢院祕閣書而編定之抗挺兄頌紳子繹開封
人也初右正言祕閣校理吳及言祖宗更五代之弊設
文館以待四方之士而卽相率由此進故號令風采不
減漢唐近年用內臣監館閣書庫借出書籍亡失已多
又簡編脫略書吏補寫不精非國家崇尚儒學之意請
選館職三兩人分館閣人吏編寫書籍其私借出與借
之者並以法坐之仍請求訪所遺之書乃命抗等仍不
兼他局二年一代別用黃紙印寫正本以防蠹敗熙甯八年

二月四日編
校四館書畢

己卯詔如聞陝西民間多濫鑄大錢以至市易不通其
以見行當三大銅錢大鐵錢並當小鐵錢之二本路官
員已支三月俸者卽計其數貼支先是議者欲變大鐵
錢當一提點刑獄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陸誥言民間
素重小銅錢而賤大鐵錢他日以一當三猶輕之今令
與小錢均直則大錢必廢請以一當二則公私所損無
幾而商賈可以通行兼盜鑄計其物直無贏則必自止
而陝西舊藏饒州大錢聞緣民間久不敢用今旣無盜
鑄則亦可以兼行四者皆便又言旣更錢法前日民負
官緡者法應如數追納望三分蠲其一詔悉行之此據
傳自是盜鑄乃止然令數變兵民耗於資用類多咨怨
久之始定此據

丙戌減罷京東西路鄆齊等七州軍管界巡檢及駐泊
兵士以知制誥劉敞之言而本路安撫轉運司相度以
爲便也實錄云置巡檢今從會要

丁亥廣南西路轉運使屯田郎中宋咸上所注揚子及
孔叢子賜三品服

戊子降吏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知隨州劉元瑜爲禮部
員外郎知信州坐失舉也詔減諸路指使使臣皇祐元
年敕十人者今留七人不及七人留四人四人留三人
三人已下如舊

庚寅詔禮部貢院進士曾經御試五舉諸科六舉進士
省試六舉諸科七舉五十以上者具名以聞

癸巳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進士及明經諸科及特奏

名進士諸科

三月戊戌命翰林學士韓絳權知開封府陳旭天章閣
待制唐介與三司減定民間科率以聞

已亥三司使吏部侍郎張方平爲端明殿學士兼龍圖
閣學士尙書左丞知陳州先是京城富民劉保衡開酒
場負官麴錢百餘萬三司遣吏督之保衡賣產以償方
平因買其邸舍保衡得錢卽輸官不復入家會保衡姑
訟保衡非劉氏子亡賴豪縱壞劉氏產下吏按驗具對
以實御史中丞包拯遂劾奏方平身主大計而乘勢賤
買所監臨富民邸舍無廉恥不可處大位故命出守尋
改知應天府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吏部侍郎
集賢殿修撰宋祁爲三司使

辛丑諫官吳及言執政之臣每因遷拜奏所帶人吏數多以至補班行尚留私家給使請自今宰臣至樞密使以上奏本廳人吏五人樞密使以下三人止陞名次無得過三人從之

丁未崇政殿賜進士鉛山劉輝等一百三十一人及第三十二人同出身諸科一百七十六人及第同出身特奏名進士諸科六十五人同出身及諸州文學長史授官如三年閏十二月詔書本紀云賜進士諸科及第數不合

壬子徙知揚州馮京知廬州京前為館職與劉保衡鄰居嘗以銀器從保衡貸錢保衡無錢轉以銀器質於人代之出息又嘗從保衡借什物以供家用獄辭連及之

京宰相富弼壻也聞之自劾乞徙小郡故有是命實錄云及京本傳並不載此今從司馬氏日記

戊午翰林侍讀學士吏部郎中呂溱為禮部郎中知舒州河北轉運使李參提點刑獄薛向劾溱前守真定嘗令指使回易公用挾私物擅取官米麴造酒并違法過收餽贖也溱以母前卒舒州不欲往改知和州

已未新三司使吏部侍郎宋祁為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集賢殿修撰知鄭州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包拯為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先是右司諫吳及言祁在定州不治縱家人貸公使錢數千緡及在蜀奢侈過度而拯亦言祁在益部多游宴且其兄庠方執政不可任三司累論之不已庠因自言身處機密

弟總大計權任太重乞除祁外官故命祁出守而拯代居其位翰林學士歐陽修言臣聞治天下者在用人知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上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道之汙隆在乎用人而教化行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論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者知廉恥修禮讓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爲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爲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爲士者當貴名節以重其身而君人者亦當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陛下近除包拯爲三司使命下之

日外議諠然謂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爲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能執節守義堅讓以避嫌疑而爲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間遽聞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是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皆不足怪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嘗自至中書詬責宰相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宰相不早罷之旣而臺中僚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罷去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曾彈奏宋祁過失自祁命出臺中僚屬又交章力言祁亦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位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履當避嫌疑者如拯材能資望雖別加進用人豈間

言其不可爲者惟三司使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細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進退爲賢及其弊也循默苟且偷墜寬弛習成風俗不以爲非至於百職不修紀綱廢壞時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黠寇犯邊兵出無功而財用空虛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陛下感悟思革其弊進用三數大臣銳意於更張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官之員以寵用言事之臣俾之舉職由是修紀綱而繩廢壞遂欲分別賢不肖進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驟見而駭因其指言事而非之或以爲好訐陰私或以爲公相傾陷或謂沽邀名譽或謂自圖進取羣言百端幾惑上聽上賴陛下至明察見諸臣本忘身徇國非爲己利

讒間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亦漸爲信自是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選屢得讜言之士中間斥去姦邪屏絕權倖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諫之善從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實爲盛德於朝廷輔助之效不爲無功今中外習安上下已信纖邪之人凡所舉動每畏言事之臣時政無巨細亦惟言事官是聽原其自始開發言路至於今日之成效豈易致哉可不惜哉夫言人之過似激訐逐人之位似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所以爲信者亦以其無所利焉今拯并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將來姦佞者得以爲說而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不爲人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朝用諫之功一旦由拯而壞夫有所不

取之謂廉有所不爲之謂恥近臣舉動人所儀法使拯
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爲可以風天下以廉恥之節而
拯取其所不宜取爲其所不宜爲豈惟自薄其身亦以
開誘他時言事之臣傾人以覬倖相習而成風此之爲
患豈謂小哉然拯所恃者惟以本無心爾夫心者藏於
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於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
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探其物口云不
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
況如拯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但
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伏
望陛下別選材臣爲三司使而處拯他職置之京師使
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節不勝

幸甚臣叨塵侍從職號論思昔嘗親見朝廷致諫之初
甚難今又復見陛下用諫之效已著實不欲因拯而壞
之者爲朝廷惜也疏奏拯卽家避命不許久之乃就職
初王禹偁奏天下僧尼日滋月益不可卒去宜詔天
下州軍凡僧百人得歲度子弟一人久而自消之勢也
詔從之至和初陳執中執政因乾元節聽僧五十人度
弟子一人旣而言者以爲不可復行舊制賈昌朝在北
京奏京師僧寺多招納亡賴遊民爲弟子或藏匿亡命
姦人自今乞皆取鄉貫保任方聽收納詔從之京師僧
尼大以爲患至是有中旨復令五十僧度一弟子及京
師寺弟子不復更取保任僧徒大喜爭爲道場以答上
恩此據日記當在三月丁巳而實錄無之按王禹偁所
請亦不見於國史當考日記稱陳執中因南郊赦聽

五十一僧度一弟子按至和元年二月戊午有此指揮不
緣南郊且至和凡二年並無南郊及降赦事日記誤矣
今改 有上封者論義勇爲河北伏兵以爲古者兵農
一體有事則集於戰陣無事散歸田里以時講習無待
儲廩今河北義勇是也惜其束於列郡遺其大用而議
者但以爲城守之備誠能於河北邢冀二州分東西兩
路命二郡守臣分領義勇部署兩兵官爲鈐轄都監歲
以各季巡視兵器閱習行陣萬一敵人猖狂入寇卽兩
路義勇之師翔進赴援傍出掩擊彼腹背受敵曷以枝
梧如是則河北一十餘所常伏銳兵敵之望我何恃而
不懼哉朝廷下其章河北路帥臣等議時大名府李昭
亮定州龐籍真定府錢明逸高陽關王贊等上議曰前
代之制軍乘甲卒皆賦於民四時蒐狩農隙講事行師

臨敵振旅策勳皆布在方策茲事已遠且以唐言之澤
潞留後李抱真籍戶丁男三選其一農隙則分曹角射
歲終都試以示賞罰三年皆善射舉部內得勁卒二萬
旣無廩費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爲戰具遂雄視山東是
時天下稱昭義步兵冠於諸軍則近代之顯效而或者
謂民兵祇可城守難備戰陣誠非通論也但當無事時
便分義勇爲兩路置官統領以張用兵之勢外使敵人
疑而生謀內亦搖動衆心恐非寓兵之術也姑令在所
點集訓練三二年間武藝稍精漸習行陳遇有警得將
臣如抱真者統馭制其陣隊示以賞罰何戰之不可哉
至於部分布列量敵應機遣用之地繫於臨時便宜亦
難預圖況河北河東皆邊胡之地自置義勇州縣以時

按閱耳目已熟行固無疑詔如所議歲教閱以新舊籍
并闕數聞此據本志不得其時按李昭亮以嘉祐元年
三月十月知定州錢明逸亦以嘉祐二年十月知定
州獨王贊知瀛州在嘉祐四年二月今附四年春末
夏四月丁卯詔以孟冬詣太廟行祫享之禮凡諸恩賜

皆如親郊例

戊辰封澶州安瀆祠龍女曰善利夫人 詔諸路提點

刑獄朝臣使臣並帶兼提舉河渠公事從判都水監吳

中復請也

王申河中府言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

學士戶部侍郎集賢殿修撰李淑卒贈尚書右丞特贈

黃金百兩淑警慧過人博習諸書詳練朝廷典故凡有

沿革帝必咨訪在內外制作誥命頗為時所稱其他詩

賦碑記多裁取古語駢偶之務為奇險僻奧能文者不
之愛也既喜傾詖故屢為言者所斥訖不得志抑鬱以
死

初著作佐郎何禹以皇嗣未立上疏請訪唐周苗裔備

二王後下禮院議曰古者立二王後不為繼絕兼取其

名德可法五代草創載祀不永文章制度一無可考上

取唐室世數已遠於經不合惟周則我受禪之所自義

不可廢宜訪求子孫如孔子後衍聖公授一京官爵以

公號使專奉廟享歲時存問賜之粟帛牲器祭服每遇

時祀並從官給其廟宇亦加嚴飭如此則上不失先王

尊德繼絕之義度之於今簡而易行癸酉詔有司取柴

氏譜系於諸房中推最長一人令歲時親奉周祀如自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一百八十九

三

不明夫人正室疏薄自絀庶妾賤人悍逸不制此又治
家無足言者夫宰相者當秉道率禮以爲天子正身齊
家以儀百官執中不移出此而方杜門深居謝絕賓客
曰我不私也我不黨也豈不陋哉謹按諡法寵祿光大
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就第可謂
寵祿光大矣得位行政不爲不逢而賢士大夫無述焉
可謂不勤成名矣請諡曰榮靈判太常寺孫抃等議曰
執中在先朝時爲小官以大本未立獨先羣論章聖皇
帝覽疏稱難擢置諫列既合上意終受大祿屬今上聽
政之始追章聖知臣之美志切圖任待以卿輔其制則
曰一言爲萬世之福直道貫三代之行又曰納忠先帝
有功朕躬自進陟宰相兼秉將鉞其勁正方重有大臣

之風及居守伊洛懼筋力不能奉陵寢願易小郡迨乎
晚節年甫七十卽告還郡事可謂終始不渝矣謹按諡
法不懈于位曰恭執中嘗以公自處少私於人雖寵數
益隆而夙夜是畏非不懈于位者乎請易名爲恭判尙
書考功楊南仲覆議曰祖宗之有天下弟及而子世者
再傳矣今上聖德夙成天命固已有在羣下欲位分之
蚤定而先帝晚年大臣重忤上意無敢言者執中時年
少位下忠義感發一言而定東朝之位置生靈於大甯
者四十年爲宋福祚其有窮哉故其遷拜嘗以是而申
於書贊者所以彰先帝知人之明而示無言不酬之義
也自頃景德休兵海內無事輔相之臣務將順上德中
外奏歌頌而已朝廷求直言而責言事官以循默者詔

書屢下而無其人執中獨以小官不溺時俗不諱用事
之臣專為國家慮時事陳宗廟大計以取上知致身兩
府者二紀再為相者出入八年其所選用為不少矣死
之日無感慨其私恩者其一於公不使士大夫知出其
門也如此其諡曰恭固宜焉而助安社稷太常之議既
首及之所以易其名者蓋并舉乎謹按諡法曰因事有
功曰襄請諡曰恭襄詔諡曰恭維累疏論列以謂責難
於君謂之恭臣之議執中政以其不恭因乞罷禮官不
報既而上又為執中篆其墓碑曰襄忠執中嬖妾張氏
驕恣每凌蔑其妻謝氏執中既死之五日謝氏具奏乞
度為尼詔許之即柩側髡送城南資聖院賜名勤省莫
不稱快此據江氏雜志及司馬光記聞

己丑後宮董氏生皇第九女董氏開封人四歲入宮稍
長為御侍性和厚喜讀國史能道本朝典故侍帝左右
未嘗有過失皇祐中封聞喜縣君帝嘗感疾恍惚夜持
寶刀自鄉董氏在側遽前爭得之幾至斷指寶刀自鄉
不知何時當是嘉祐之初也翰林學士胡宿言開寶六年太宗封
晉王澹化五年真宗封壽王乃升壽為大國在晉國之
下景德三年詔書壽宋梁趙四國自今更不以封而晉
又不在禁封之科至道中郊祀覃恩魏仁浦追封晉王
寇準嘗曰晉是陛下藩邸舊封今以為贈典非所宜乾
興元年乃封丁謂為晉公蓋有司過也昔陛下建國于
昇猶列次國非所以重始封之地宜進昇為大國而與
晉皆無得封從之

辛卯詔曰居室器用冠服妾媵蓋有常制所以別貴賤
杜奢僭也比者流風蕩靡無復等威犯干有司鮮聞用
法自今中外臣庶有違者其察舉之必罰毋貸從監察
御史裏行沈起所言也王偁東都事略其令中外各遵
封府糾察以聞諸路即委轉運使
使提點刑獄及長吏如詔施行
壬辰御崇政殿錄繫囚雜犯死罪以下遞降一等徒以
下釋之知制誥劉敞言疏決在京繫囚雖恩出一時然
在外羣情皆云聖意以皇女生故施此慶澤恐非王者
之令典也去年閏月已曾減降尙未半年復行此恩傳
稱民之多幸則於國不幸一歲再赦好人啞啞前世明
君賢臣論此詳矣雖成事不說臣願朝廷戒之又聞多
作金銀犀象玉石琥珀玳瑁檀香等錢及鑄金銀為花

果賜予臣下自宰相臺諫皆受此賜臣謂無益之費無
名之賞殆無甚於此若欲夸示奢麗為世俗之觀則可
矣非所以軌物訓儉也宰相臺諫以道德輔主為職奈
何空受此賜會無一言然遂事不諫臣願朝廷戒之伏
惟皇天祐聖德故後宮有多子之祥陛下當明審政令
深執恭儉以答上天之貺建無疆之基不宜行姑息之
恩以損政體出浮冗之費以墮儉德臣雖鄙賤竊獨惜
此故敢觸冒陳聞惟賜裁幸五月戊午周氏又生女江
休復雜志云公公主誕慶三
日幸臣以下包子有金銀珎犀角檀香象牙錢三舍
人獨二人權修注得之四待制獨三講筵得之劉徹何
郊不與向侍郎亦不霑臺中蓋內官懼臺諫也
五月乙未以御侍聞喜縣君董氏為貴人其父安始隸
禁衛即除內殿崇班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八十一

戊戌詔曰君臣同德以成天下之務而過設禁防疑以私慝非朕意也舊制兩制臣僚不許詣執政私第執政嘗所薦舉不得為御史其悉除之始用包拯議也

己亥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李昭邁卒上以昭邁母老特賜絹百匹

庚子詔八內侍省內臣員多其權住進養子入內始用吳及議也會要以為從翰林學士韓絳之奏須更詳考治平元年十一月十七日始有旨聖節南郊

許奏知常州度支員外郎集賢校理沈康權管勾南京留司御史臺時言者以康為不才康遂自請營葬里中故許之

辛丑屯田員外郎通判安州安保衡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監高郵軍酒稅以侍御史知雜事吳中復言保衡

訴其父取雜戶任氏奏授邑號其父死時保衡尚幼及今三十年豈無保養之恩此人情之所不忍請行廢黜也

丙午徙知并州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孫沔知壽州時御史中丞韓絳監察御史沈起言沔守杭及并所為多不法諫官康介吳及繼有論奏詔兩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司體量未報先徙之初參知政事王堯臣死帝問沔所在欲召用而未果樞密使田況病帝復屬意沔言者遂力攻罷之此據王珪畢仲游所作碑誌

辛亥詔諸路同提點刑獄及府界同提點刑獄並選歷任無贓私及不會出入人罪有舉主五人並轉大使臣後經三任親者為之其知軍州歷路都監一任以上毋

得差其當差者仍先與小處知軍

壬子遣都官員外郎高訪標定河北牧馬地其餘募民

耕佃之度支判官祠部員外郎王安石累除館職並

辭不受中書門下具以聞詔令直集賢院安石猶累辭

乃拜

樞密使禮部侍郎田況暴中風瘖久在病告十上章求

去位丙辰罷為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

士提舉景靈宮故事樞密使出入皆降麻自皇祐五年

高若訥罷始舍人院降制今復失之

丁巳詔淮南東路揚州西路廬州江南東路江甯府西

路洪州湖南路潭州浙東路越州福建路福州並兼本

路兵馬鈐轄就置禁軍駐泊禁軍三指揮越州福州置

禁軍二指揮其新招禁軍以威果為額請受如宣毅例

每指揮毋得過四百人逐路選嘗歷任武臣二員為兵

馬都監浙東福建路一員並置公廨於本州以專訓練

毋得差出若招置不足聽揀本路廂軍填之知福州燕

多盜請少假事權經制一路遂加兵馬鈐轄此

戊午後宮周氏生皇第十女初董氏及周氏有娠內外

皆冀其生皇子內侍省自具金帛器血雜物以備賜予

所費不可勝紀又修潛龍宮潛龍宮者真宗為開封府

尹時廨舍也既而皆生皇女其賜予之數猶數倍於充

國公主出降時監察御史裏行沈起言乞今後河北

陝西等處擇人充走馬承受免使勞擾州郡詔令逐路

都總管經略軍馬巡檢等司今後走馬承受得替令逐

州軍保明無違越事件以聞方得酬獎會要五月二十

祠部郎中呂公孺自戶部判官出為京西轉運使御史

中丞韓絳言公孺父夷簡執政日公孺兄公綽受四方

賂遺往往為公孺恐喝奪之又與公綽小女姦不可以

任監司六月癸亥朔公孺知安州孺自訟為絳所誣乞

置獄考實詔不許趣令之官

六月五月乙未至乙丑已三十一日此則為六月

乙丑詔應乞墳寺名額非親王長公主及見任中書樞

密院並入內侍省都知押班毋得施行

丁卯以御侍安定郡君周氏為美人自温成之沒後宮

得幸者凡十人謂之十閤周氏董氏及温成之妹皆與

焉周董既以生皇女進秩諸閤皆求遷改詔中書出敕

誥中書以其無名覆奏罷之求者不已乃皆以手詔授

焉温成之妹獨固辭不受初進才人加賜銀五千兩金

五百兩固辭不受上曰鄉也月俸二萬七千今也二十

萬何苦而辭退對曰二萬七千妾用之已有餘何以二

十萬為卒辭之同知諫院范師道上疏云禮以制情義

以奪愛常人之所難惟聰明睿哲之主然後能之近以

宮人數多出之此盛德事也然而事有繫風化治亂之

大而末以留意者臣敢為陛下言之竊聞諸閤女御以

周董育公主御寶自制並為才人不自中書出誥而掖

庭覬覦遷拜者甚多周董之遷可矣女御何名而遷乎

才人品秩既高古有定員唐制止七人而已祖宗朝宮

闈給侍不過二三百居五品之列者無幾若使諸閤皆

闈給侍不過二三百居五品之列者無幾若使諸閤皆

闈給侍不過二三百居五品之列者無幾若使諸閤皆

遷則不復更有員數矣外人不能詳知止謂陛下於寵幸太過恩澤不節爾夫婦人女子與小人之性同寵幸太過則瀆慢之心生恩澤不節則無厭之怨起御之不可不以其道也且用度太煩需索太廣一才人之俸月直中戶百家之賦歲時賜予不在焉況誥命之出不自有司豈盛時之事也耶恐斜封墨敕復見於今日矣師道

疏附此當在乙卯出宮人後

戊辰光祿卿直祕閣同判宗正寺趙良規言父昭子穆祀典所先宗德祖功王業之本國家承百年之運崇七世之靈追孝不為不嚴奉先不為不至然而祭祀之秩舉間以公卿而攝行雖神主有合食之名而太祖虛東嚮之位且號為大祭所以萃羣廟之神要之至公豈可

昧正統之緒伏請博詔多士講求定議為一代不刊之法乃下太常禮院議而言曰切尋歷代典故由漢而下立廟制祭與三代不同至於尊東向之位先儒議論非一緣宗廟事重非有司所敢專決乃詔待制已上及臺諫官同議而觀文殿學士禮部尙書王舉正等議曰大禘之祭所以合昭穆尊卑必以受命之祖居東向之位本朝太祖實為受命之君然僖祖以降四廟在上故每遇大禘止列昭穆而虛東向魏晉以來亦用此禮今親享之盛謂宜如舊為便詔恭依

己巳宰臣富弼等請加尊號曰大仁至治詔不許故事每三歲躬行大禮畢輒受羣臣所加尊號自康定以來罷之至是執政復舉故事以請知諫院范師道言比災

異數出而崇尙虛文非所以答天戒范師道言據知制誥劉敞言尊號非古也陛下尊號既云體天法道欽文聽武聖神孝德盡善極美矣復加大仁不足增光而曰至治則有若自矜且今天下未可謂至治也陛下不受徽號二十年柰何一旦增虛名而損實德上曰朕意亦謂如此故弼表五上卒不許敞時兼領禮部名表當撰表辭先勸弼以不宜爾弼憮然曰適已奏聞乃是上意欲爾不可止也敞不得已爲撰五表仍密奏三疏罷之遣司封員外郎朱處約督江南西路兵討處虔州鹽賊戴小人等聚黨攻剽殺虔化知縣趙樞故也太子中允王陶大理評事趙彥若國子博學傅卞於潛縣令孫洙並爲館閣編校書籍官館閣編校書籍自此始三

館祕閣凡八員詔及二年者選入京官除館閣校勘朝官除校理陶萬年人卞莒人洙廣陵人也彥若已見應二員此據會要要有太常博士陳洙姓名而實錄無人蓋王趙傅孫也今依實錄不書陳洙會要傅卞除編校在八月十八日

癸酉詔諸路安撫轉運提點刑獄各於所部舉見任文資行實敦樸而有政事之才可備升擢者三人前兩府臣僚許通舉內外官其已帶職及見任兩府與自己親戚毋得舉

丁丑詔諸路轉運使凡鄰路鄰州災傷而輒閉糴者以違制坐之初諫官吳及言春秋之時諸侯相傾竊地專封固不以天下生靈爲憂然猶同盟之國有救患分災之義凡外災則不書莊公十一年書宋大水昭公十八

年書宋衛陳鄭災皆外災也所以書者是承赴告之辭而思難相恤之謂也又莊公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於齊魯語之文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糴曰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舒執事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僖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傳云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諸侯無稱獲之例而經書曰獲晉侯貶絕之也戰國之世王道如線不絕一有閉糴而春秋誅之陛下恩施動植視人如傷然州郡之間官司各專其民擅造閉糴之令一路饑則隣路為之閉糴一郡饑則隣郡為之閉糴夫二千石以上所宜同國休戚而班布主恩坐視流離又甚於春秋之時豈聖朝所以子育兆民之意哉故有是詔

戊寅賜築新舊京城役卒緡錢是夕月食幾盡

己卯放宮人二百一十四人修陰教以應天變也

日記云六月己卯以去夜月食出宮人百餘人以應天變修陰教而實錄乃于辛卯日書此事恐誤也今從日

甲申賜沿黃河諸埽役卒衫袴若願給錢者人五百

乙酉詔入內侍省自今選內臣年五十以上無過犯者勾當內中諸閣分

己丑省內牛羊司西北棧圈官四員天禧四年六月可考文思

副使內侍押班甘昭吉為內侍右副都知昭吉開封人

初以內殿崇班為京東路都巡檢齊州武衛小校馮坦

率營卒一百突入州廳事欲為變昭吉單騎馳往戒所

從將士操兵在外先獨見亂卒諭以禍福令推首惡自

贖眾疑沮不敢動已而操兵者皆入即其執十餘人告
曰此誘我者也昭吉立殺之縱其餘去州以無事特遷
供備庫副使帶御器械後內侍押班闕上記前功特以
授之於是又遷副都知昭吉初為押班獨不記月日今附此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八十九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九十

仁宗 宋 李燾 撰

嘉祐四年秋七月丙申太子中允王陶為監察御史裏

行初詔中丞韓絳舉御史而限以資任屢舉不應格於

是絳請舉裏行以陶為之詔可陶辭不受詔強之乃就

職按景祐元年二月之中丞韓億請復置殿中侍御史

察御史裏行慶曆三年十一月五日李京包拯又並為監察

實錄今並行今實錄云初陶受陶為裏行京包拯又並為監察

罷者宜密為使相陶強言陶使以今從記聞陶傳云時亦同

塞兵甲三班奉職李惟賓為內殿承制以蘇茂州蠻寇

邊而惟賓戰死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一百九十

甲辰貶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知壽州孫沔爲檢校工部尚書甯國軍節度副使初臺諫交論沔淫縱不法事詔按其實而使者奏沔在處州時於游人中見女子白牡丹者誘與姦後數召會郡舍至或踰城往來及在杭州嘗從蕭山民鄭旻市紗旻高其直沔以爲恨會旻買紗有隱而不稅者事覺沔取其家簿記積計不稅者幾萬端配隸旻他州州人許明有大珠百妻弟邊珣以錢三萬三千強市之沔愛明所藏郭虔暉畫鷹圖明不以獻初明父禱水仙大王廟生明故幼名大王兒沔卽捕案明僭稱王取其畫鷹圖配刺之及沔罷去明詣提點刑獄斷一臂自訟乃得釋悅州人金生女白晝使卒輿致亂之有趙氏女許嫁莘且沔見西湖上令吏戒莘姥

絕昏弗許又使官妓戒趙姥趙姥以莘姥爲解沔聞有僧與莘氏私者得從曉并莘母鞠爲姦寘之法遂取趙女至州宅與飲食臥起所刺配以百數及罷盜其案去後有訴寃者多以無案不能自解在并州私役使吏卒往來青州麟州市買紗絹紙藥物官庭列大梃或以暴怒擊訴事者常剔取盜足筋斷之奏至故貶又降知忻州四方館使李中吉爲東上閣門使汝州鈐轄中吉先自忻州載家妓至并州與孫沔狎飲又以妓遺沔沔受之並爲言者所勘中吉坐是貶杖殺驍騎張玉時河北都轉運使李參簡退諸軍老羸者萬餘人軍士頗出怨言玉素凶險疑三司使包拯以裕享甫近愛惜賞給風參爲此因突入三司詬拯拯使醫診驗謂有心疾第

送殿前司皇城邏者具以聞詔下開封案其事玉實無
心疾臺諫乃言玉驕悖敢凌辱大臣不可不誅法官奏
比附諸軍犯階級罪當死遂誅之司馬光七年五月奏疏云軍人馬三司使而法官以為非犯階級疑于用法朝廷雖誅其初涇
人而巳停之卒復收養之此事實錄不詳當考
卒以折支不給出惡言慢通判相糾欲為亂其後斬二
人黥三人亂意乃息詔提舉在京諸司庫務胡宿置獄
劾三司吏不明計度三司使包拯護吏不遣宿言涇卒
悖慢誠當罪然折支軍情所繫積八十五日而不與則
三司豈得無罪陛下以包拯近臣不欲與吏一體置對
可謂曲法申慈而拯不知省懼公拒制命如此則主威
不行綱紀益廢矣拯皇恐遣吏就獄此據胡宗愈所作胡宿行狀附見
丙午後宮彭城縣君劉氏於洞真宮為法正虛妙大師

賜名道一劉氏自民間入宮為司飾又嘗掌供御膳偶
得進幸恃上恩多凌慢一夕遂在延福宮揭屏風紙自
作奏凡數百字幾感動上意然卒逐之後又坐罪削髮
為妙法院尼

丁未又放宮人二百三十六人初劉氏在掖廷通請謁
為姦御史中丞韓絳密以聞上曰非卿言朕不知此當
審驗之後數日出劉氏及他不謹者且詔中書召韓絳
諭意劉氏及黃氏在十閣中尤驕恣者也於是并黃氏
皆出之

己酉詔殿前馬步軍司皆置檢法官一人先是有禁卒
妻男皆為人所殺殿前副都指揮使許懷德以其夫為
不能防閑謫配下軍侍御史知雜事吳中復言三衙用
實合重監長編

刑多不中理請置檢法官既從之尋有言其非便者復
罷之司馬記問云朝士魯有立上言非便故罷之當
考二年五月癸未編修敕劉敞云并可參照
甲寅校書郎致仕孔昉為國子監直講揚州進士孫侔
為試校書郎本州州學教授皆以近臣薦其行義也兩
人卒辭不就侔讀書多自得文甚奇古嘗舉進士不中
母病革時以為恨侔自誓不復求仕客居江淮間士大
夫敬畏之劉敞知揚州嘗薦侔曰侔居則孝弟仕則忠
信足以矯俗扶世求之朝廷呂公著王安石之流也及
敞帥永興奏辟掌機宜侔亦不就先是太學生鄭叔雄
者善醫用王舉正及吳中復薦授校書郎知諫院范師
道因言山林有道之士近臣屢薦輒不報而方技援例
必行非所以示天下也於是敞等皆除官

庚申詔在京所造軍器多不精利其選朝臣使臣各一
員揀試之有御營卒桑達數十人酗酒鬪呼指斥乘
輿有司不之覺皇城使以旨捕送開封府推鞠案成棄
達市糾察刑獄劉敞移府問所以不經審訊之由府報
曰近例凡聖旨中書門下樞密院所鞠獄皆不慮問敞
曰此豈可行耶遂奏請自今一準定格樞密使以開封
府有例不復論可否進呈報敞不行敞爭之曰先帝仁
聖欽恤以京師刑獄最繁故建糾察一司澄審真偽自
爾以來每有大辟倍加精審此則先帝不敢兼于庶獄
庶謹惟有司之任今乃曲忤聖旨中書門下樞密院所
鞠公事不復審察未見所以尊朝廷審刑罰而適足啟
府縣弛慢獄吏侵侮罪人銜冤不得告訊之弊又朝廷

舊法不許用例破條今顧於刑獄極謹人命至重之際
而廢條用例此臣所不喻也上乃以敕章下開封府著
為令此據敕行狀又奏議狀以七月二十日未敕又言伏見
先帝哀矜庶獄開釋無辜以京師浩穰獄訟煩多創設
糾察一司辦理微枉澄審繆誤誠不欲使吏得弄法民
陷非罪設令侵冤有所告訴也臣伏見諸大辟公事或
具獄既上情涉可疑或審問之際囚自翻變者並皆移
司推勘左軍則移右軍右軍則移左軍府司亦然然此
三處刑勢既均利害略同更相顧望自為地道甯伸吏
典莫念民枉以此治獄恐非朝廷欽恤之意臣謂諸大
辟公事其情理可疑及囚自變者並委糾察司奏請別
差官置勘其司獄等仍須與原勘處不相干礙方許抽

差如此則獄無銜冤之濫無試法之倖好生之德洽民

心矣做此奏不得其時今附見七年正月有詔上始

欲於景靈宮建郭皇后影殿禮官言其不可遂寢之既

而翰林侍講學士楊安國請建影殿於洪福院再下禮

院檢詳禮官言影殿非古也比年萬壽觀建温成皇后

影殿蓋事出一時未經禮官審訂不足以訓於後若謂

郭皇后本無大過今既牽復位號則宜賜以諡册祔於

后廟以正典禮

八月甲戌知制誥劉敞言伏聞禮官倡議欲祔郭氏於

廟臣竊惑之昔春秋之義夫人不薨於寢不赴於同不

反哭於廟則不言夫人不稱小君徒以禮不足故名號
闕然則名與禮非同物也名號存而禮不足因不敢

正其稱況敢正其義者乎郭后之廢雖云無大罪然亦
既廢矣及其追復也許其號而不許其禮且二十餘年
今一旦欲治以嫡后之儀致之於廟然則郭后之殂也
為薨於寢乎赴於同乎反哭於廟乎羣臣百姓亦嘗以
母之義為之齊衰乎恐其未安於春秋也春秋夫人於
彼三者一不備則不正其稱而郭氏於三者無一焉而
欲正其禮恐其未安於義也禘於太廟用致夫人蓋以
致者不宜致也不宜致者以其不薨於寢不祔於姑也
且傳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廢興之間必有正與不正
之理存焉今欲扶所廢以為正亦將抑所興以為不正
古者不二嫡則萬世之後宗廟之禮豈臣子所當擅輕
重哉謹案景祐詔書本不許郭氏祔廟義已決矣無為

復紛紜以亂大禮議者或謂郭氏之追命也詔書薄其
過既復其號不得不異其禮譬猶大臣坐非辜而貶者
苟明其非辜則復用之豈得遂不使為大臣夫物有殊
類異勢未可以相準者臣之於妻其義雖均然逐臣可
以復歸放妻不可復合臣眾而妻一也故春秋公孫嬰
齊卒於狸服君曰吾固許之反為大夫此逐官可以復
歸也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為
之者此放妻不可復合也今追祔郭氏得無近於此乎
乞令諸儒博議極其論難以求折衷於禮為允詔下學
士院詳定據蘇頌所撰孫氏行狀則蘇頌議祔后廟乃孫
者頌以至和元年又據汪藻所編詔旨蘇頌傳頌實倡議
扑行狀云初仁宗追閔故后郭氏以微過廢卒久無祠
所詔于景靈建神御殿歲時追享上封者言神御殿不
當建或曰當祔于廟詔下禮官頌與僚屬同執非是獻

議曰先朝建神御殿已非禮然猶尊奉祖考不失孝思
郭氏歿謝既已追復位號不於失禮又甚矣倘陛下追念
后廟則恩意至而典禮存焉復初兩制合議久故不決
然卒罷神御殿于景靈宮頌云嘉祐初詔禮院議立故郭皇
恭則無可廢之事又云朕念其自願長秋僅偶失紀速
事先于廟祗奉寢園此則有不當廢之悔又云可追復皇
后其于廟以成追復之議備薦享之禮事甚善然郭后
皇事于廟如若廟則事類今止后廟則朝祖宗三聖后
白事于廟如若廟則事類今止后廟則朝祖宗三聖后
是言公亮加一議者以謂陰迫母后是恐萬歲後配之
尹潘公亮加一議者以謂陰迫母后是恐萬歲後配之
通矣公亮嘆重久之然事終不行

乙亥御崇政殿策試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明州觀
察推官陳舜俞賢良方正直言極諫旌德縣尉錢藻汪
輔之舜俞藻所對策並入第四等授舜俞著作佐郎簽
書忠正軍節度判官事藻試校書郎無為軍判官輔之

亦入等監察御史裏行沈起言其無行罷之輔之躁忿
因以書誚讓富弼曰公為宰相但奉臺諫風旨而已天
下何賴焉弼不能答舜俞烏程人藻珍五世孫也輔之邑里

未詳汪輔之與富弼書見馮潔已御史臺記

戊寅降知鳳翔府兵部郎中直龍圖閣宋禧知汝州江
南東路轉運使兵部郎中范寬之知濠州禮賓副使王
知和為均州都監並坐前為兩浙轉運使提點刑獄而
失按知杭州孫抃也

庚辰詔學士院趣上郭皇后祔廟議先是禮官祥符張
洞駁劉敞議曰竊以郭氏正位中宮母儀天下逮事先
后親奉寢園案於禮法無大過惡不可絀廢所以名臣
或抗論於朝中外迄今躋之陛下閱其偶失謙恭旋亦

昭洗乃復位號位號既復則謚冊祔廟安得並停蓋當時執政大臣護已然之失乖正名之典若以平昔之義爲得彌可駭惑况引春秋禘於太廟用致夫人之例據左氏則哀姜之惡所不忍道考二傳之說復有非嫡之辭以此證本朝之事恐非其當若曰不薨于寢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郭后之沒不得其所責當歸於朝廷死者何罪而始儷宸極終不廟食邪儻以杞伯來逆叔姬之喪質之譏其既棄而復逆則天子之后萬方兆姓之母也非有極惡又可棄之乎既追復曰皇后可絕其享乎議者欲用後漢東晉故事或祭於陵寢或築宮於外稽考二史皆稱曰母后況之於今未見其合也惟唐創立別廟遇禘祫則奉以入享於義爲允倣復奏曰臣觀

洞之言曼詞飾說似苟欲蔽前之失而非忠信之道也前世之道廢斥后妃皆溺於私愛或嬖妾上譖或讒訴妄及此則羣臣當引大體仗節死爭如陛下於郭后固未嘗有此蓋於時聖慮在宗廟社稷之際不得不爾昔漢光武起於布衣紹復天位郭氏其后也正位十有六年子彊爲太子輔爲中山王可謂盛矣然自見年長寵衰數懷怨懟光武由此廢之爲中山王太后其後太子彊亦自貶爲東海王然當時文武之臣元功俊德布於朝廷不以光武爲情有厚薄亦不以郭氏爲過不當廢者其意識深遠知事有不得已也今陛下之慮豈不然乎光武雖廢郭氏然顧待其家初不衰減亦明退人以義不緣於私故也此又詔書所以追復郭氏之意矣

用平生之愛故尊以虛名顧禮義之正故絕其祔廟是
范煜所謂使後世不見薄厚進退之源者也至公至平
可謂折中今洞之意以追復郭氏則出於天子以停止
廟諡則出於大臣其一詔書也而論之異同未知洞何
從見之若不幸而此言傳於後且歸過君父虧損聖德
此其一也且臣前奏最要切者以謂廢與不兩立而人
君無二嫡備萬世之後而禮分不明也洞既不以此爲
辨若不幸朝廷過聽之是雖自以能訐上起廢爲功而
猶且陰偏母后妄瀆禮正此其二也臣以謂非臣子之
義忠信之道矣伏乞并下臣章令兩制詳議臣誠愚竊
恥聖朝無光武之臣是以莫能推明上德而又崇飾誹
謗管爲非禮也洞復疏難做說其後學士院卒不上議

時集賢校理蘇頌亦爲禮官所請與洞合一日白事都
堂曾公亮問曰郭后乃上元妃若祔廟則事體重矣頌
曰國朝祖宗三聖賀尹潘皆元妃事體正相類今止祔
后廟則豈得有異同之言公亮曰議者以謂陰逼母后
是恐萬歲後配祔之意頌曰若加一懷愍哀之諡則不
爲逼矣公亮稱善然議終格
辛巳贈知虔化縣衛尉寺丞趙樞爲兵部員外郎樞死
事故也

癸未賜殿中丞致仕龍昌期五品服絹百匹昌期陵州
人寶元中韓琦使蜀奏授試國子四門助教文彥博知
益州召知州學奏改校書郎用明鎬薦遷太子洗馬致
仕又以明堂恩遷殿中丞先是昌期上所著書百餘卷

詔下兩制看詳兩制言昌期詭誕穿鑿指周公為大姦
不可以訓乞令益州毀棄所刻板本昌期年幾九十詣
闕自辨彥博少從昌期學因力薦之故有是賜翰林學
士歐陽修知制誥劉敞等劾昌期異端害道當伏少正
卯之誅不宜推獎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何
郟亦封還詔書乃追奪昌期所賜遣歸何郟傳云文彥博深惡郟言自銀臺司徙判吏部銓案郟徙判銓乃明年九月此時彥博不在中書傳誤也劉敞行狀云昌期惶恐不敢受賜
今從國史

甲申詔比者霖雨害稼其遣官體量減放開封界及京東路民稅以聞

乙酉戶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唐介為契丹國母生辰使六宅使梅州刺史桑宗望副之侍御史丁詡為契丹

生辰使左藏庫副使劉建勳副之開封府判官工部郎中張中庸為契丹國母正旦使左藏庫副使馮文顯副之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判理欠憑由司沈邁為契丹正旦使供備副使高繼芳副之邁錢塘人也

先是禮官張洞韓維言國朝每遇禘祫奉別廟四后之主合食太廟據唐郊祀志載禘祫祝文自獻祖至肅宗凡十一帝所配皆一后其間惟睿宗二后蓋昭成明皇之母也又續曲臺禮有別廟皇后合食之文蓋未有本室遇祫饗即祔祖姑之下所以大順中以三太后配列禘祭博士商盈孫以誤認曲臺禮意當時不能改正議者譏其非禮臣等伏思每室既有定配則餘后於禮不當升祔遂從別廟之祭而禘祫之日復來參列與郊祀

志曲臺禮相戾今親行盛禮義當革正其皇后廟伏請
依奉慈廟例遣官致祭詔待制以上議而翰林學士承
旨孫抃學士胡宿侍讀學士李昭述侍讀學士向傳式
知制誥劉敞王疇天章閣待制何郊等議曰春秋傳曰
大禘者何合祭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且以
國朝事宗廟百有餘年至禘之日別廟后主皆升合食
遵用以爲典制非無據也此聖祖神宗參用歷代之法
因時施宜以貽子孫者也未易輕改况大中祥符五年
已會定議一時禮官著約中之論而先帝有恭依之詔
且行之已久祝嘏宗史既執守以爲常一旦輕議損益
恐神靈不安亦未必當先帝意也議者乃謂四后之主
於合食則貴有所屈於別饗則尊得以伸然則不疑於

黜遠四后而獨豐於昵者乎他年有司攝事故四后皆
預合食今陛下甫欲躬齋戒奉祖禰而四后見黜不亦
疑於以禮之煩也而不能事其先妣乎受命之君以議
禮制典爲急繼體之君以承志遵法爲美先帝議之制
之陛下承之遵之臣曰可矣宗廟之祭至重苟未能盡
祖宗之意則莫若守其舊禮疑文偏說未可盡據傳曰
祭從先祖又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此之謂也臣等以
謂如其故便翰林學士歐陽修吳奎樞密直學士陳旭
包拯權御史中丞韓絳知制誥范鎮天章閣待制錢象
先唐介盧士宗議曰古者宗廟之制皆一帝一后後世
以有子貴者始著並祔之文其不當祔者則又有別廟
禘祫有司攝事乃以別廟之后列於配后之下絕席而

坐非惟於古無文於今爲不可者又有四焉淑德皇后
太宗之元配也列於元德之下章懷皇后真宗之元配
也列於章懿之下其位序先後不倫一也升祔之后統
以帝樂別廟諸后則以本室樂章自隨二也升祔之后
同牢而祭牲器祝册亦統於帝別廟諸后乃從專饗三
也升祔之后聯席而坐別廟諸后位乃相絕四也號爲
合食反絕席而坐牲牢祭器樂章祝册皆自別而不同
又位序顛錯殊非嚴事之意伏况章獻章懿皇后在奉
慈廟未升祔時每遇禘祫不從合食只於本廟致饗所
以申其尊者最爲得禮也若四后各祭於其廟則其尊
自申而於禮文無參差不齊之失又有章獻章懿之明
證而議者以爲國朝行之已久重於改作則是失禮之

舉無復是正也向者有司攝事失於講求而今行親饗
之禮禮官舉職而改正乃理之當然也臣等請從禮官
議久之不能決劉敞又獨上奏曰九經所載祫祭制度
最明備者莫如春秋公羊傳自漢以下皆引爲證所謂
未毀廟者豈有帝后之限哉此乃國朝所以依緣循守
行之已百年者也今羣臣不務推原春秋之法而獨引
後儒疑近之說不務講求本朝之故而專倡異代難通
之制不務將順主上廣孝之心而輕宗廟久衍之議欲
擯隔四后使億萬斯年永不得合食於先帝臣竊恨之
昔貢禹議罷園廟匡衡議遷郊兆羣臣和之者非一自
以謂周公孔子復生不可得變元帝成帝信之然而通
人未以爲當旣而皆悔之則無及矣夫宗廟之禮神靈

之位豈可使舉措數有後悔哉此自陛下所當留聖思也此據劉敞增入丁亥詔曰朕惟春秋大事在於禘祫前詔太常按求舊禮以孟冬之吉恭祠祖廟庶因合食聖靈相接以廣烝烝之孝而一二禮官於別廟四后有疑論焉訂之諸儒議久未一深惟宗廟之祭至重至嚴祖宗以來有司攝事行之舊矣祥符中復經聖考著定明詔當時博士講求已云義不可廢矧茲眇末甫崇孝饗其敢廢先妣之常祀違先帝之聖志哉孝惠孝章淑德章懷皇后祫饗且依舊須大禮畢別加討論劉敞作劉敞春秋高朝議或有恐勞上拜起者而禮官承旨遂造此議上微聞之又得敞奏謂近臣曰朕初謂禮當然苟以拜起為煩吾猶能之何憚也按建此議者張洞韓維等必不然敞緣議郭后祔廟事與洞有隙敞云爾似誤不取也今

己丑提點河北刑獄屯田員外郎張問提點開導莫州順安乾甯軍塘泊水口初河北屯田司言奉詔疏導緣邊積水而順安軍牙家港十洪橋石水限地近北界不可開今欲調丁夫疏石塚等六口以分邊吳諸淀夏秋漲水乾甯軍自東明港至獨流寨凡有水口三十三自可發泄水勢莫州會賓口北堤口泄水口洛陽口并順安軍塘北護城堤可令本處歲治之其塘泊高仰之地聽人耕種夏田故命問專領之延問襄人嘗為狄青掌腳可考自郭諮均稅之法罷論者謂朝廷徒卹一時之勞而失經遠之慮至皇祐中天下墾田視景德增四十一萬七千餘頃而歲入九穀乃減七十一萬八千餘石蓋賦不均故其弊如此其後田京知滄州均無棣田蔡挺

知博州均聊城高唐田歲增賦穀帛之類無棣總千一百五十二聊城高唐總萬四千八百七十四既而或言滄州民不以爲便詔諭如舊是日復遣職方員外郎孫琳都官員外郎林之純屯田員外郎席汝言虞部員外郎李鳳祕書丞高本分往諸路均田從中書門下奏請也本獨以爲田稅之制其廢已久不可復均朝廷亦不遽止後雖均數郡田其於天下不能盡行實錄在五年四月丙戌今從會要及司馬光記聞所書已丑相合也

庚寅降知河陽龍圖閣直學士工部侍郎李東之爲給事知虢州知蘇州工部郎中知制誥王琪爲度支員外郎知饒州並坐失保任也

九月癸巳朔御製禘享舞名僖祖奏大基順祖奏大祚

翼祖奏大熙宣祖奏大光太祖奏大統太宗奏大昌眞宗奏大治孝惠皇后奏淑安孝章皇后奏靜安淑德皇后奏柔安章懷皇后奏和安迎神送神奏懷安皇帝升降奏肅安莫瓚奏顧安捧俎徹豆奏充安飲福奏禧安亞獻終獻奏祐安退文舞迎武舞奏顯安皇帝歸大次奏定安登樓禮成奏聖安駕回奏采茨文舞曰化成治定武舞曰崇功昭德帝自製迎神送神樂章詔宰臣富弼等撰大祚至采茨曲詞十八

甲午權發遣度支判官太常博士張田知蘄州田澶淵人初爲廣信軍通判夏竦與楊懷敏建議增廣信等七州軍塘水詔田聚議田獨曰塘水不足以禦邊而壞民良田浸人家墓非便奏疏極言之坐徙通判均州又責

監鄴州稅久之復通判翼州中官張宗禮過郡使酒自恣郡將畏憚不敢發田發之詔置獄配宗禮西京灑掃班三司使包拯薦田攝其屬執政難之田乃貽富弼書數其過失五事曰公負天下重望數十年今爲元宰而舉措如此甚可惜也拯由是得請五月甲辰田權田因建議郊賚非古也軍賞或不可遽廢願自執政而下小損之章五上諫官唐介劾田資任至淺幸得擢佐大計內挾姦心外夸敢言陰附宗室宦官不敢裁減而刻剝其餘使國家虧恩傷體乞加貶黜故有是命

乙未詔以內藏西庫地還崇文院

庚子錄故象州都監六宅副使張立孫公弼爲三班差使以立與蠻賊鬪死也

甲辰贈翰林學士吳奎祖文祐爲太子中允祖母李氏爲安邱縣太君初奎將欲葬其祖乃與父太常丞致仕懷德其請以祿享恩授一命而奎又請納所遷官詔許之

丙午詔帶閣門祇候使臣內殿崇班以上太子率府率及正刺史以上遭父母喪及嫡子孫承重者並聽解官行服其元係軍班出職及見管軍若路分部署鈐轄都監極邊知州軍縣城寨主都監同巡檢並給假百日追起之供奉官以下仍舊制願行服者聽宗室解官給全俸先是判三班院韓鎮言今武臣遭父母喪不得解官行服非天下之通制下臺諫官詳定而具爲令

丁未審官院言應京朝官磨勘在京者例須引見今冬

及來春京朝官磨勦年限俱滿乞依外任人例更不引見從之先是明堂覃恩內外官同時改轉自是每及三年則同時歲滿故也會要九月十五日事十五日丁未也當考此時覃恩有無隔磨勦兼

何故一列
戊申提點廣南西路刑獄李師中言知邕州蕭注欲伐交趾知宜州張師正欲取安化軍恐遠人聞之不自安請戒注等毋得為邊生事從之注在邕州久陰以利陷廣源諸蠻密繕甲兵廼露奏曰交趾外奉朝貢中包禍心常以蠶食王土為事天聖中鄭天益為轉運使嘗責交州不當擅賦雲河洞今雲河洞乃入蠻徼數百里蓋積歲月侵削以至於此臣今盡得其腹心周知要害之地乘此時不取他日為患不細願得馳至闕下面陳方

略論者以注且為國生事不省也

辛亥賜滑州修魚池埽役卒緡錢

癸丑翰林侍讀學士禮部郎中知和州呂溱落職分司

西京溱既奪兩官降知和州李參等猶窮治溱在真定

事收捕指使張宗惠自殺參等因言溱與宗惠其為姦

利前貶太輕權御史中丞韓絳及知諫院唐介等又交

論不已翰林學士歐陽修等言溱所犯法重情輕宜在

末減絳曰兩制有罪兩制營救則天下之法屈於貴者

矣臺諫遂并劾修等執政憐溱以忤監司意抵峻法卒

從輕坐知制誥劉敞草溱謫辭有簡直好節推誠不疑

等語臺諫又引胡旦李昌齡故事乞加敞罪不報又

降鄜延路部署四方館使光州刺史王德基為西上閤

門使榮州刺史權永興軍都部署坐前在真定假寺僧
牛車赴郟延也

甲寅戶部郎中直史館同修起居注張瓌同判太常寺
兼禮儀使事瓌再上疏乞毀温成廟皆不報此據江氏

無之亦不載史館修撰歐陽修言史之為書以紀朝
廷政事得失及臣下善惡功過宜藏之有司往時李淑

以本朝正史進入禁中而焚其草今史院但守空司而
已乞詔龍圖閣別寫一本下編修院以備檢閱故事從

之江氏雜志陳相就史館檢先君傳云嘗為縣小史因
此進本入內至今史館無國史與歐陽修所言不同

丙辰又降禮部郎中分司南京呂溱為兵部員外郎以
臺諫言前責尚輕也初陝西用兵朝廷多假借邊帥倚

以集事近臣出帥或驕恣越法及孫沔與溱相繼得罪
自是守帥之權益微矣 詔享景靈宮太廟習儀自今

並於尚書省先是度支員外郎集賢校理邵必言周禮
小宗伯之職凡王之會同甸役禱祠肆儀為位鄭氏注

云若今時肆儀司徒府今習宮廟儀而啟室登殿拜則
小挹奠則虛爵樂舉祝敬舞備行綴慢褻神靈莫斯為

甚夫習儀者本以防失禮而瀆神也奈何天子未親祠
而有司先瀆之宜移於尚書省以比漢司徒府下禮院

兩制定而從之

冬十月癸亥虔州巡檢左侍禁王咸孚除名廣南編管

坐不掩捕鹽賊戴小人也

甲子百官赴尚書省習儀尚書省門廷迫狹僕馬壅塞

自宰相親王以下至日昃不能出

壬申朝饗景靈宮

實錄云輜車入景靈宮雪驟作及出江休復云祫祭行禮之際雪寒特甚上秉圭露腕助祭諸臣見上恭虔衆手執笏者惕然搢袖二事當附或不

必書更詳之

癸酉祫於太廟大赦男子百歲以上者特推恩命民父母年八十以上復其一丁士人有節行者學術為鄉里所推者委轉運使提點刑獄同加搜訪每路各三兩人仍與本處長吏具事實連書結狀以聞委中書門下再行詢察特加試用諸路解發有就試人多解額少處今既並歸土著令禮部量添解額本文有今既並歸土著實仍增之本記書云詔諸路監司察士有學行為鄉里所推者同長吏以聞民父母年八十已上復其一丁湖南郴州桂陽監及衡州茶陵縣夏秋二稅外每

丁別納錢絹米豆藥物箭箠者令轉運司檢勘無業者

與除放有業者特與減半自今進丁更不添納廣東西

路自祥符中降御札免身丁錢至今尚有送納未了處

亦仰轉運司具未放因依以聞益梓利夔路州軍進

奉南郊乾元節銀自今止令建空表邛州鑄錢權住十

年諸路轉運司如於二稅上重壘科折以困農民並令

逐州軍畫時以聞仍不許更進羨餘若以本路錢帛密

申三司取發上京者必當黜降諸縣令佐兼監酒稅等

場務其有羨贖更不酬獎復以益州為成都府并州為太原府始中書進擬赦書條目極多專務惠澤及民既宣赦畢咸稱前後赦恩未嘗如此也韓琦之在太原也乞復并州為節鎮詔兩制議之翰林學士胡宿

以為堯遷闕伯于商邱主火而商為宋星遷實沈於大夏主水而參為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邱王以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為晉地參商仇讐之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興平僭偽并最後服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幾八十年謂宜如舊制上是宿議及琦秉政因裕享赦書卒復之宿又以為言不報

戊寅文武百官並以裕享赦書加恩樞密使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宋庠封莒國公判河南府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文彥博封潞國公

宋文封國實錄不記其時今附此

辛巳內酒坊火

甲申內殿崇班柴詠為殿中丞封崇義公簽書奉甯節度判官事

實錄在十月戊辰今從日記

始百官致齋於廟堂翰林

侍讀學士尚書左丞李昭述暴得疾輿歸遣太醫診視賜禁中藥存問甚厚是日卒贈禮部尚書諡恪方李氏

居城北崇慶里凡七世不異爨士大夫多推之至昭述稍自封殖與其從子不相合而家法頗衰娶贈中書令

曹璨女其進用所從來蓋有憑籍云

丁亥大宴集英殿以裕享禮成飲酒也

十一月甲午知制誥劉敞范鎮同看詳諸州編配罪人乙未天章閣待制兼侍講錢象先盧士宗右司諫吳及

定奪該恩敘雪人自後每降赦即命官定奪事蓋始此丙申翰林學士王珪御史中丞韓絳同知諫院范師道

同詳定除放欠負蘇軾上蔡襄書云往年韓中丞詳定盡以至於干繫保人亦無子遺不可償者又當計赦後月

日以為放數如此則所及甚少不稱天子一切寬貸之

意自今苟無所隱欺者一切錄淮陽軍駐泊捉賊左
除免不問其他此事當考

侍禁王懷政子和為三班奉職以懷政捕賊鬪死也

己亥以河南處士邵雍為將作監主簿本府以遺逸薦

故有是命後再命為潁州團練推官皆辭疾不起

庚子汝南郡王允讓薨王性至孝楚國太夫人感寒疾

方盛夏猶屏處密室欲鑿牖為明恐匠氏弗謹以斤斲

驚夫人因自撤牖始庀工及夫人喪過自哀毀帝臨奠

賻白金三千兩王伏廷下泣曰臣無勞月享大國俸財

餘於室銜媿日久今以親喪受重賜是為子終不能以

已力辦喪而負誠孝也固辭葬日徒跣攀柩行十餘里

出順天門帝聞之亟詔王就乘再三始奉詔王始臥病

帝憂見於色敕太醫診療日問疾增損使者相望既臨

奠詔特屏桃茆祓滌以示親厚賻卹加等罷朝五日贈

太尉中書令追封濮王諡安懿命龍圖閣直學士向傳

式入內副都知任守忠護葬王天資渾厚內仁而外莊

雖左右未嘗見喜愠之色為大宗正二十年宗族懷其

恩而畏其嚴重故事內朝謁宗婦不預王曰託姻皇屬

而不得一望禁闈非所以顯榮之也奏通其籍又宗婦

少喪夫雖無子不許更嫁曰此非人情乃為請使有歸

禮嘗入朝僕爭道於門折其鞭左右執之王釋去其怨

如此富弼為首相漢王薨不以例差龍圖閣直學士向

鴻臚所賦僅六十月化去噫世之官爵金帛安可妄圖得之禍

不旋踵未及月夫得不為戒哉此王陶談淵

所記也當考傳式死在嘉祐六年九月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九十一

丙午校書郎致仕孔啟為光祿寺丞致仕初啟被召為國子監直講辭疾不至特遷之

甲寅甯遠節度使張茂實為淮康節度使馬軍副都指揮使茂實前以嫌罷軍職出典藩踰四年朝廷察其無

他故復任之茂實本傳云仁宗終以其無他故復召典軍今書此為韓絳罷中丞張本

乙卯左龍武軍大將軍深州防禦使宗諤為沂州防禦

使進封虢國公宗諤允甯子元份長孫也濮王既薨以

本宮之長特封之

是月賜果州草澤何羣安逸處士益州草澤張晉冲退

處士轉運使言其有行義也據會要二年羣西充人嗜賜號在此月

古學喜激揚論議雖業進士非其好也慶厯中石介在

太學四方諸生來學者數千人羣亦自蜀至方講官會

諸生講介曰生等何知羣乎羣日思為仁義而已不知

寒饑之切己也眾皆注仰之介因館羣於其家使弟子

推以為學長羣愈自刻厲著書數十篇與人言未嘗下

意曲從同舍人曰羣為白衣御史羣嘗言今之士語言

悅易舉止惰肆者其衣冠不如古之嚴因請復古衣冠

又上書言三代取士皆本於鄉里而先行義後世專以

文辭就文辭中害道者莫甚於賦請罷去介贊美其說

會諫官御史亦言以賦取士無益治道下兩制議皆以

為進士科始隋歷唐數百年將相多出此不為不得人

且祖宗行之已久不可廢也羣聞其說不行乃慟哭取

平生所為賦八百篇焚之講官視羣賦既多且工以為

不情黜出太學羣徑歸遂不復舉進士何羣傳云何郊薦晉成都記云

寶真台通鑑卷一百九十一

王素薦督授處士號至和元年十一月田况薦督授本州助教

十二月壬戌朔詔沿堂五院私名人自今以一百二十人為額

初右諫議大夫周湛知襄州襄人不善陶瓦率為竹屋歲久侵據官道簷廡相逼故火數為害湛至度其所侵悉毀撤之自是無火患然豪姓不便提點刑獄李穆奏湛所毀撤民屋千五百餘間老幼失業相聚怨泣湛素不才又年踰七十貪慕榮祿不知進退乞特行責降或令致仕詔轉運司察實甲子徙湛知相州右司諫吳及疏曰湛所為應科不宜被責穆聽讒言為權豪報怨且朝廷風化疾於影嚮是欲教人苟簡而枉道以干譽轉運司按湛伐木敗民舍意不直湛而為穆游說然則百

姓侵官而主司禁之其職然爾况聞湛先期告戒明著律令約民以信未嘗督迫乃湛奉法行事未有過也百姓自知其咎不敢有訴時故相夏竦邸店最廣而郡從事高直温乃竦子壻讒之於穆且謂湛伐木若干株者昔之民居侵越官道則木在道側及正其侵地則正處中衢固宜剪去又湛種楸桐千餘本課戶貯水以嚴火禁又於民居得眾汲舊井四廢而復興人賴其力道旁之井反在民居之下其侵越豈不白乎當今之弊正在羣司不舉職而務苟且必使舉職者有害而苟且者有利將何勸焉望詔執政大臣辨正湛穆是非明行獎黜若謂湛已行之命憚於追改則傷風敗俗貽患於後不若一時追改之愈也相襄皆大郡於湛不為輕重但國

家舉措有所未安耳明年六月湛卒於相州湛附傳云轉運使陳

希亮言湛為民息災不為擾與正傳不同今從正傳

乙丑加贈皇長子褒王昉為越王次子鄂王曦為陳王
皇第二女楚國公主為周國第三女唐國為漢國第四
女越國為秦國第五女鄆國為魏國第七女隋國為吳
國第八女韓國為燕國第六女未及封於是追封魯國
戊辰嘉勒斯賚遣人貢方物詔閣門自今嘉勒斯賚進
奉首領赴殿燕升其坐近北一間初秦鳳路經略司言
嘉勒斯賚首領每到闕遇燕坐廊下而見鳳國使人坐
朶殿上意頗不平故特升之

乙亥知麟州王慶民上麟府二州圖

己卯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王舉正

為太子少傅致仕舉正在經筵二年每進讀及前代治
亂之際必再三熟復以盡諷諭

癸未海州都監昭宣使果州防禦使武繼隆為京東西

路鈐轄京東西路鈐轄北作防使廣州團練使閻士良

為鄜延路都鈐轄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何

郊封還誥敕言二人前罪犯至重遇恩復官已為優厚

今於差遣各似未允况繼隆素非善良早年不盡心於

陛下已降充江州監當不可授以一道兵權士良好作

威福昨又與邊臣公行賂遺今不可復委邊任伏望聖

明上存國體下慰人言開至公之路抑近倖之勢繼隆

改除一州鈐轄士良授與近裏州軍差遣又言眾議諠

傳云嚮時保州之亂因繼隆本州官僚素有忿隙嘗以

言語激發軍心致成後患當時其事在遠朝廷不知不
曾推究其實然衆口云云自今未息事深可疑今授以
一道兵權嘗被罪謫必懷怨望若舊惡不悛又以一言
搖衆逞憾則害非細士良恣作威福騷撓邊臣不可不
慮也不知鄭奏從違姑附此俟詳考之明年正月
甲申宰臣韓琦言向曾陳監牧之弊乞逐路坊監并諸
軍牧地除留放牧其餘田聽下戶請佃河北一路諸軍
牧地剩田三千三百五十餘頃得歲課斛斗一十一萬
七千八百二石絹萬三千二百五十一匹草十六萬一
千二百三十束其管勾標括職方員外郎高訪望特與
堂除虞部員外郎張越與先次並從之
丙戌契丹國母遣歸德軍節度使耶律思甯泰州觀察

留後韓造契丹遣懷化軍節度使耶律嘏起居舍人知
制誥史館修撰王棠來賀元正

丁亥工部郎中直龍圖閣王遠提舉兗州仙源縣景靈
宮太極觀初遠自停廢中起知金州而知門下封駁事
何郊還其制且言遠貪酷虐民不可復使爲知州故命
改之 宰相富弼自祿享禮成以母老累章求退上不
許仍斷來章弼又上劄子一留中一封還又稱疾臥家
上遣中使召出之乃復視事 故事節度使移鎮及加
恩皆別上表再辭每降批答遣內侍齎賜必有所遺是
歲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以祿享加恩又自保甯移鎮
建雄乃共爲一表以辭翰林學士歐陽修劾其慢朝命
詔以修章示之且令依故事各以表再辭懷德謝罪而

已亦不復別進表其鄙吝如此然論者以爲臣下讓官當出其志非上人之所當強也知制誥劉敞言臣伏見故事諸讓官者或一讓或再讓或三讓皆有品秩非不欲人人讓也讓之迹近名則容僞而爲禮者惡煩煩近於褻故設中制有所止之也昔舜命九官夔龍不讓其他伯益之徒一讓而止此則治世之法也竊見頃來士大夫每有除命不問高下例輒累讓雖有出其至誠恬於勢利然亦已逾典制過夔益矣若習俗逐巧流風稍敝必且挾僞采名要上迷衆更以此爲進取之捷徑奔競之祕策甚可惡也豈獨煩於禮哉夫讓雖美道君子所有餘小人所不足然非其真則醜亦甚昔鄭公孫段辭爲卿退則又使太史命己子產惡其爲人其後卒

爲亂故飾僞之弊至於此非國家之福也公孫段尙其小者爾子之擅燕王莽代漢其始皆以善自名已而稍入於邪也臣謂賢者之節難進而易退難進而易退者非苟讓一官之謂也謂其能擇於義不犯於禮也故雖不多讓其節猶可見衆人之情好得而惡失好得而惡失者亦非勉受一職之謂也謂其不擇於義越禮而動也故雖復飾讓其情亦彌險讓與不讓一以故事舊典爲準無使鈞利者要君乘名者僞售不幸而不值子產之精識則孫段之徒紛然競於朝矣臣言似迂而慮實遠望賜裁察時士大夫稍矜虛名每得官輒讓衆亦予其恬退之稱讓不失始利而得名益高讓端無窮或四五讓或至七八天子常優容之下至布衣陳烈等初除

官亦讓賜之粟帛亦讓做以此為皆挾偽求名要上迷
眾其漸不可長乃奏此疏
此據劉攽所作做行狀及
做集附見其從違當考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九十終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九十一

仁宗 宋 李燾 撰

嘉祐五年春正月戊戌降新知信州屯田員外郎蔡挺
知南康軍初挺與李仲昌開六塔河坐罪勒停以給享
赦起知信州而監察御史裏行王陶言挺前罔朝廷以
希功賞使濱河以來民被其害至今未已故復降之
己亥度支員外郎集賢校理知登州胡俛特勒停兵部
郎中祕閣校理知濰州解賓王落職知建昌軍始賓王
以營葬求知登州及俛代賓王乃言營葬者不得請鄉
郡又因事杖其妻黨賓王銜之遂訟俛嘗擅役軍匠伐
州廨桐木作私器俛既坐自盜而知諫院范師道言賓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一百九十一

王與俛並在館閣事緣鄉里鬻然作訟頗虧士風故并黜之俛共城人也二人鄉里不同與師道所言異當考

和元年見至錄劉維元孫允為三班借職允自言其家

無食祿之人故特錄之

己酉奉安宣祖皇帝昭憲皇后御容於奉先資福禪院

慶基殿初慶基殿繪宣祖象具鞞袍而昭憲皇后具冠

帔至是別繪袞冕及后服二像而舊像入禁中

庚戌酌獻於慶基殿

辛亥改新鄜延路鈐轄閫士良復為京東西路鈐轄以

監察御史裏行王陶言其性黠多生事不可處於邊地

故易之

甲寅封皇第九女為福安公主第十女為慶壽公主

乙卯省御書院并翰林圖畫待詔以下額外所增員

戊午大食國首領蒲沙乞來貢方物授蒲沙乞武甯司

階

己未知諫院唐介言河北緣邊州軍多差軍士採萑蒲

今日納錢名為地利錢以入公使請行禁止從之

是月有火星墜西南光燭地有聲如雷占者曰天狗同

知諫院范師道言漢晉天文志天狗所下為破軍殺將

伏尸流血甘氏圖天狗墜大賊起今朝廷非無為之時

也而備禦盜賊未見其至雖有將帥不老則愚士卒雖

多勁勇者少夷狄可保也如州郡何州郡可保也如夷

狄何小人思亂伺隙乃作必有包藏險心乘間而動者

宜擇將帥訓練卒伍詔天下防其未然 監察御史裏

行王陶言去年日食今年星墜皆在正旦天狗主兵宜
豫防之請詔中外舉智武才勇之士以備將帥今武舉
取格太輕宜倣唐制設科優待以官無若招士伍然星墜實錄本史並不書今取范師道王陶傳所論列附見月末

二月辛酉內殿承制劉溫禮為供備庫副使溫禮嘗發
劉恢私進女口事下入內省劾之溫禮亦坐不實溫禮
寄資已深出為內殿崇班御史論其非改內殿承制至
是又援赦自陳故復遷之恢進女口事在二年五月
壬戌御崇政殿錄繫囚雜犯死罪以下遞降一等徒以
下釋之

癸亥太子少傅致仕王舉正卒贈太子太保謚安簡賜
黃金百兩

甲子詔河北河東陝西廣南東西荆湖南北路經略安
撫轉運提點刑獄司體量所部兵官有不能訓戢軍旅
肅靜寇姦者密以名聞

丙寅禮部貢院請增江浙福建川廣諸州軍解額凡一
百三十五人從之

戊辰太常丞監察御史裏行王陶為右正言諫院供職
親事官夜入延福宮為盜有司用疎決以常盜論陶言
宮掖之嚴而以民間為比非所以尊天子也於是配海
島皇城司皆論罪上自服藥以來寡於語言羣臣奏事
頷之而已陶言王者之言羣臣所稟受以施於天下者
也今政事無大小皆決於中書樞密陛下無所可否
豈為人主之道哉又言皇嗣未立宜擇宗子昭穆同者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九十一

育之以同列志趣不合數請建靈仙觀不許 詔殿前
馬步軍司每三歲將校轉員其病老不任事者先密具
名以聞

王申知諫院唐介言朝廷昨支定州糴軍糧絹五萬前
知定州宋祁用一萬王素用四萬皆質易河東而素以
所易布配賣與禁軍三十餘指揮凡出贏利僅萬緡而
多所侵費亦嘗兼質私物至移郡時猶追索未及輒取
公使庫錢數千緡以去及詔本路安撫司體量其狀無
私入而止

癸酉詔陝西經略安撫使如聞西人多驅牛馬於沿邊
博糴民穀其令所在禁絕之

甲戌鎮潼留後李端懿為甯遠節度使知澶州御史中

丞韓絳言端懿無功不當領旄鉞乃以留後赴澶州為

留後乃三月乙未今并書端懿本傳
云自鄆代還除甯遠節度知澶州

乙亥戶部判官太常博士集賢校理錢公輔知明州先

是牙前法以重難積勞差次三等應格者聽指買酒場

然富者數得應格而貧者以事繫留日益困應募者鮮

至闕額則役鄉戶為之民或竭產不足以償費公輔乃

取酒場官賣收錢視牙前役輕重而償以錢悉免鄉戶

人皆便之然酒場既收無以酬牙前舊勞輒預借省錢

二十萬取而後奏朝廷亦不加之罪也此據神宗
史公輔傳

丁丑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左丞提舉景

靈宮田況為太子少傅致仕

庚辰詔入內省內臣曾犯贓私罪勒停雖經赦毋得復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九十一

隸入內省

壬午汝州錄事參軍楊從簡為殿中丞致仕特賜五品服以從簡自契丹歸明守官二十年無他過也 三班院言奉詔看詳同勾當三班院楊畋所請諸路走馬承受雖是使臣緣預聞邊要主帥機宜公事職任非輕理當遴選乞應中書制敕院沿堂五院樞密院出職人並依諸司人吏更不預選走馬承受差遣乞依畋請從之舊制東頭供奉官并諸司人吏臣僚家僕及伎術進納人等並不許選諸路走馬承受會要二月十七日事今附月末三月辛卯詔城外四面巡檢自今並選閣門祗候以上嘗經外任親民而無贓私罪者為之 壬辰詔禮部貢舉

癸巳陳州言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劉沆贈左僕射兼侍中知制誥張瓌草詞詆沆其子館閣校勘瑾訴於朝帝為改命詞臣其家不敢請諡帝又為作挽辭且篆其墓碑曰思賢沆性豪率少儀矩然任數善刺取權近過失陰持之故雖以高科仕其進用多由此議者乃謂緣結附至宰相焉

甲午詔三司河東路糴糧草舊支一分見錢三分茶自今並以見錢給之四年二月己巳弛茶禁不應此時尚有茶以糴糧草當考

乙未罷滄州路嵐石都巡檢司代州駐泊司走馬承受

公事減高陽關路廣信等軍都巡檢司麟府路成都府路利州路走馬承受使臣一員滄州都巡檢使當與治平二年十月郭緒以滄州總管兼雄霸州沿河

至海口及滄州界沿海都巡檢使更須考詳別修歲

星書見

丙申客省使眉州防禦使張亢為祕書監亢初授河陽

部署以疾辭御史中丞韓絳言亢前守懷衛二州貪橫

不法今不可復用而亢亦自請復文資因許之踰月又

歸故官復為客省眉防乃五月壬辰今并書

丁酉光祿寺丞致仕孔旼知龍興縣知許州賈昌朝薦

旼有高行特起之旼復辭不起是歲卒贈太常丞贈官在十

一月癸丑今並書

戊戌詔流內銓自今歸明人年二十五以上聽法官初

泗州司士參軍徐濟自陳歸明時八歲今年四十八歲

不得法官因著此條

壬寅封嘉勒斯賚妻太原郡君喬氏為定安郡夫人本傳

云董戰年九歲斯賚為請于朝命為會州刺史而喬氏封太原郡君初封太原時當考按寶元元年四月喬氏已自太原郡為永嘉郡夫人不

應此時更以太原封安定當考

丙午詔廣南東西路攝官處皆荒遠災瘴之地而月俸

不足以自給其月增錢一千五百

壬子詔曰天災流行蝗潦相繼雖發廩蠲賦而民之損

瘠者尚多或鬻賣妻子或轉死溝壑方春之時羣物欣

豫乃令吾民不聊若此朕心慙怛怒為靡甯其令災傷

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督州縣營濟之察不稱職者初御

史中丞韓絳言諸路災傷朝廷雖行賑卹而監司親民

官未盡究心致民之流徙者眾宜其丁甯訓之故下此

詔
癸丑知雄州曹偕言幽州人杜清自來與雄州探刺事

宜今事覺挈家來歸請補外州一教練使給良田數頃
仍以月俸贍之從之 錄周世宗後柴元信爲三班借
職

甲寅詔登州改配沙門寨罪人三十二人於諸州牢城

三年十二月六日
王舉元奏可考

丁巳詔書旣弛茶禁論者猶謂朝廷志於使人欲省刑
罰其意良善然茶戶困於輸錢而商賈利薄販鬻者少
州縣征稅日蹙經費不充知制誥劉敞翰林學士歐陽
修頗論其事敞疏云古人名言利不百不變法蓋言立
事之難也朝廷變更茶法誠欲便百姓阜國用而已自
變法以來由東南來者更言不便徒以初詔不欲人立
異故一切緘默莫敢正言其大要以謂先時百姓之摘

山者受錢於官而今也顧使之納錢於官受納之間利
害百倍先時百姓冒法販茶者被罰爾今悉均賦於民
賦不時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者受罪于子孫孫
未見其已先時大商富賈爲國貿遷而州郡收其稅今
大商富賈不行則稅額不登且乏國用此三者最其害
也或以謂法遂不變則中家必困小家必流若因緣驅
逼起爲盜賊甚非國家之利也臣愚欲乞申敕有司益
采輿議且收格前詔極論可否若朝廷能粲然復三代
之舊風捐山澤之末禁則乞一弛茶法恣民勿問設爲
國用尙繁利源未可悉除猶當擇其利害變而通之使
公私兩濟若求益反損求利反害臣恐東南數十州之
民由此而困則所謂利不百不變法者也未知其可臣

暗於時事不足以商功利然耳之所聞心之所疑不敢
不陳望朝廷因臣之言以求便國惠民之策至於細民
委曲臣亦不能盡也修疏云朝廷近改茶法欲求其弊
失而爲國誤計者不能深思遠慮究見本末惟知圖利
而不圖其害方一二大臣銳於改作之時樂其合意倉
卒輕信遂決而行之令下之日猶恐天下有以爲非者
遂直詆好言之士指爲立異之人峻設刑名禁其論議
事旣施行而人知其不便者十蓋八九然君子知時方
厭言而不肯言小人畏法懼罪而不敢言今行之踰年
公私不便爲害旣多而一二大臣以前者行之太果令
之太峻勢旣難回不能遽改而士大夫能知其事者但
騰口於道路而未敢顯言於朝廷幽遠之民日被其患

者徒怨嗟於閭里而無由得聞於天聽陛下聰明仁聖
開廣言路從前容納補益尤多今一旦下令改事先爲
峻法禁絕人言中外聞之莫不嗟駭語曰防民之口甚
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今壅民之口已踰年矣民
之被患者亦已衆矣舌不虛語於今見焉臣亦聞方改
法之時商議已定猶選差官數人分出諸路訪求利害
然則二三大臣不惟初無害民之意實亦未有自信之
心但所使之人見朝廷必欲更改不敢沮議又志在希
合以求功賞傳聞所至州縣不容吏民有所陳述直云
朝廷意在必行但要一審狀爾果如所傳則誤事者在
此數人蓋初以輕信於人施行太果今若明見其害救
失何遲患莫大於遂非過莫深乎不改臣於茶法本不

詳知但外論既喧聞聽漸熟古之為國者庶人得傳言於朝正為此也臣竊聞議者謂茶之新法既行而民無私販之罪歲省刑人甚多此一利也然而為害者五焉民舊納茶稅今變租錢一害也小商所販至少大商絕不通行二害也茶稅不登頓虧國用三害也往時官茶容民入糴故茶多而賤今民自買賣須要真茶真茶不多其價遂貴四害也河北和糴實要見錢不惟商旅得錢艱於移用兼自京師歲歲輦錢於河北理必不行五害也一利不足以補五害今雖欲減放租錢以救其弊此特寬民之一端爾然未盡公私之利害也望詔主議之臣不護前失深思今害黜其遂非之心無襲弭謗之迹除去前令許人獻說亟加詳定精求其當庶幾不失

祖宗之舊制是時朝廷方排眾論而行之做等雖言不聽也及治平中歲入臘茶四十八萬九千餘斤散茶二十五萬五千餘斤茶戶稅錢三十二萬九千八百五十五緡又儲本錢四十七萬四千三百二十一緡而內外總入茶稅錢四十九萬八千六百緡史臣曰推是可見茶法得失矣及治平至得失矣並用本志修入三項錢臣東原錄云歐陽永叔與劉原甫言新定茶法不便乞別立法富鄭公前上言近罷權茶改一餘年之弊乞須用無些少未便處須略整齊可矣警猶人病方愈非便他書並載此君相當時不復矣上領之修做論改法從之說惟鼎臣記此今附注云夏四月庚申權同判尚書刑部李紘言天下上刑部一歲之中死刑亡慮二千五百六十其殺父母叔伯兄弟之妻殺夫殺妻殺妻之父母凡百四十故謀鬪殺千有

三百劫盜九百七十姦亡命百有一十夫風俗之薄無甚於骨肉相殘衣食之窮莫急於盜賊今犯法者眾豈刑罰不足以止姦而教化未能導而為善歟欲令刑部依刑名分門列天下所斷大辟罪歲上朝廷以助觀省從之

癸亥御崇政殿閱諸軍轉員凡三百

己巳契丹國母遣林牙左驍衛上將軍耶律格崇祿卿呂士林契丹遣瑞聖節度使耶律素東上閣門使張戩來賀乾元節

庚午賜閬州州學教授程讓粟帛以轉運司言其高退有行義也

己卯度支判官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王安石同修起

居注安石以入館才數月館中先進甚多不當超出其右固辭之

癸未樞密副使吏部侍郎程戡罷為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羣牧置制使戡與樞密使宋庠同府戡

語多俗庠鄙之自是不協爭議屢至失聲色諫官御史

兩論之戡亦自請罷故也據呂誨奏議乃爭馬懷德管

四方館使英州刺史馬懷德為象州翰林學士承旨

兼侍講學士禮部侍郎知制誥孫抃為樞密副使抃久

居侍從泊如也人稱其長者及程戡罷宰臣進擬例以

三司使御史中丞知開封府一人補其員上曰朕欲用

舊人即以命抃由抃得兩府湘山野錄以為甲申降右司諫祕閣校理吳及為工部員外郎知廬州

大常博士監察御史裏行沈起落裏行通判越州初諫
官陳旭建議裁節班行補授之法下兩制臺諫官集議
已定及起乃擅改議革令買撲興國軍磁湖鐵冶仍舊
與班行主磁湖鐵冶者大姓程叔良也翰林學士胡宿
等劾及等職在臺諫而為程氏經營占錮恩澤乞詔問
其狀及等引伏故並黜之

丙戌命權三司使包拯右諫議大夫呂居簡戶部副使
吳中復同詳定均稅又命天章閣待制張揆在六月丙寅又命樞密直學士呂公弼在九月丙申又命呂景初在六年五月丁酉又命司馬光在六月丙申又命薛向行狀向為陝西漕六年四月遷司勳員外郎專切稅

五月戊子朔降戶部郎中知制誥張瓌知黃州祕書郎
館閣校勘劉瑾落職初瓌草瑾父沆贈官告詞言沆特

鄉里豪舉以附會至宰相瑾上章訴於朝不報乃衰服
遮宰相自言并醜詆瓌私事六七章不已監察御史裏
行陳洙劾奏之兩人俱坐黜責洙建陽人也侍御史
陳經言劉沆子瑾以張瓌撰父贈官告辭不當五狀訴
理朝廷已黜瓌知黃州奪瑾校勘之職風聞瑾所奏狀
並於內東門進入瑾身居草土名落班籍未知何緣得
至於彼慮瑾陰結左右內臣諭令收接並乞根鞫情倖
嚴行降責中書尋取到御藥院狀乃內降指揮從瑾奏
請依晏殊例凡陳乞沆身後事並於御藥院投進詔今
後臣僚乞於入內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院投進文字者
令逐處申中書再取旨詔京師大疫貧民為庸醫所
誤死者甚眾其令翰林醫官院選名醫於散藥處參問

疾狀而給之

己丑京師地震 西上閣門使英州刺史郭諮獻所造拒馬車諮嘗知潞州言懷保二郡旁山可以植稻定武唐河抵瀛莫間可興水田又作鹿角車陷馬槍請廣獨轅弩於他道詔諮置弩千分給并潞諮又言臣自冠武弁未嘗一日不思禦戎之計頃使契丹觀幽燕地方不及三百里無十萬人一年之費且烏合之衆非二十萬不敢舉若以術制之使舉不得利居無以給不踰數年必棄幽州而遁慶厯初經畫河北大小水界斷敵疆卽其術也臣所創車弩可以破堅甲制奔衝若多設之助以大水取幽薊如探囊中物爾會三司議均田租召還諮陳均括之法四十條復上平燕議曰契丹之地自瓦

橋至古北口地狹民少自古北口至中京屬奚契丹自中京至慶州道旁纔七百餘家蓋契丹疆土雖廣人馬至少儻或南牧必率高麗渤海達勒黑水女真室韋等國會戰其來旣遠其糧匱乏臣聞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用兵之善計又聞得敵自至者勝先據便地者佚以臣所見請舉慶厯之策合衆河於唐泊之北界以限戎馬然後以景德故事頓兵自守步卒二十萬騎卒三萬強壯三萬歲計糧餉百八十三萬六千斛又旁河郡邑可由水運以給保州然後以拒馬車三千陷馬槍千五百獨轅弩三萬分選五將臣可以備其一來則戰去則勿追幽州糧儲旣少敵不可久留不半年間當遁沙漠則進兵斷古北口塞松亭關傳檄幽薊燕南自

定昔漢高祖提三尺劍定天下唯匈奴未滅至孝武時始逐出漠北唐太宗建義旗取天下唯吐蕃未滅至代宗時始入貢稱藩我太祖駿膺天命天下咸服亦唯契丹未滅當俟聖謀奉行天討且彼之所恃者惟馬而已但能多方致力使馬不獲伸用則敵可破幽燕可取帝壯其言詔置獨轅弩二萬尋命諮同提點在京諸司庫務及揀內軍器庫兵仗下南北作坊繕完特命諮提舉同提點百司在七月甲辰提舉修完兵器在八月己未今并書之貴人董氏生皇第十一女庚寅進位美人固辭之乞贈父官一級如其請

壬辰賜修狹河木岸役卒緡錢

癸巳賜明州進士楊適粟帛以轉運使言其文行稱於

鄉里也

詔西川廣南罷任官有侍行子孫歸本貫取

解不及鎖廳人在川廣福建罷任及元係廣西福建人

見在本鄉守選待闕者並許就本路轉運使起解應明

經諸科省試三場以前九否十否者令貢院再考校本

處解送試卷若以否為粗以粗為通及出義不依條制

致有妄薦者以舊條坐之不在末減若考校通粗及出

義依條別無差繆省試三場前九否十否即考試官於

元條上減一等定罪舊條合殿選者與免殿選選人該

衝替者實殿一選京朝官勒停者與衝替衝替者與監

當監當者與遠處差遣先是秘閣校理陳襄等言諸科

之弊在於傳義難禁而考試官止較其文莫能檢察及

到省所對十否而考試官多坐罪勒停原情定罪宜在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實

末減乃下兩制與貢院議而裁定之

甲午觀文殿大學士戶部侍郎龐籍為太子太保致仕籍自定州召還既入見詣中書白執政求致仕執政曰公康甯如是且上意方厚奈何欲去之堅也籍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厭棄然後去斯不得已爾豈得為止足哉遂歸卧於家前後凡七上表其劄子不可勝數乃許之仍詔籍出入如二府儀

乙未詔京城疾疫其蠲官私房錢十日

丁酉詔三司置寬郵民力司六月乙亥遣使本紀但書遣使不書置司

己亥潁州進士常秩為試將作監主簿本州州學教授翰林學士胡宿等言其文行稱於鄉里也秩臨汝人嘗舉進士不中退在陋巷二十餘年為學求自得尤長於

春秋學者常以孫復所學問秩秩曰此商君法爾步過六尺與棄灰於道者皆有誅不近人情甚矣秩于皇祐六年賜粟

甲辰光祿寺丞致仕梁造為太常寺太祝知單父縣京東安撫使言其節行聞於鄉里故特起之

丙午秘書監林維致仕先是維知汝州秦悼王墳域在汝宗室祔葬役兵無慮五千人維以汝近鄉聞因役兵

畢功使採薪芻冶鐵石輦致其家眾怨憤謀殺維會日暮城門閉不能入遂劫大校相率叛走維匿不敢出通

判大理評事實卞破鑰啟關招之反復說諭眾已稍定

因給語曰此輩特醉酒狂呼耳密推為首者羈之請於

朝悉從配徒因詔維致仕卞寬句人也維附傳及本傳並不載致仕因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九十一

由今取實十
傳所書附此

戊申樞密直學士吏部郎中權知開封府陳旭以足疾
罷為右諫議大夫同提點在京諸司庫務樞密直學士
禮部郎中知泉州蔡襄為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降右
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韓絳知蔡州初絳彈奏宰臣富
弼且言張茂實人以為先帝子而引用管軍事密難測
既而居家待罪自言不敢復稱御史中丞上遣中使召
不出翌日臺屬官往勸之乃出又不秉笏穿朝堂知諫
院唐介右正言王陶侍御史知雜事范師道御史陳經
呂誨裏行陳洙等皆言茂實頃為狂卒誣詆已經朝廷
辨白兼復用管軍乃中書密院同議人亦無間言今絳
苟欲以危法中傷人臣而不知主無根之言搖動眾聽

翻為朝廷不便兼絳舉指顛倒不足以表率百司故出
之賜國子博士新通判明州趙至忠銀百兩絹百匹

至忠數以契丹機密事來獻故也實錄云至忠獻契丹
蕃漢兵馬機密事十

冊并契丹出獵圖嫌與二年
四月辛酉相重因稍刪潤之

癸丑以侍御史趙抃為右司諫諫院供職

甲寅以淮南江浙荆湖福建等路提舉運鹽公事職方

員外郎朱處仁為屯田郎中時新置運鹽司處仁歲滿

當遷官已除祠部郎中命未下而處仁自援例請改名

曹故奪而下遷之

乙卯御崇政殿錄繫囚雜犯死罪以下遞減一等徒以
下釋之

六月乙丑詔戒上封告訐人罪或言赦前事及言事官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九十一

彈劾小過或不關政體者時殿中侍御史呂誨言故事
臺官許風聞言事者蓋欲廣其采納以輔朝廷之闕失
比來中外臣僚多上章告訐人罪既非職分實以侵官
甚者詆斥平素之缺暴揚曖昧之事刻薄之態浸以成
風請懲革之故下是詔王稱東都事畧詔曰朕聞前代
人知禮義之節俗無激訐之稱治者君臣同心上下
緜竊嘗慕焉自今臣僚如有輒上封章告人罪及以
前事言者並當訊劾之言事之臣雖許風聞宜務
大體如事關朝政無憚極論自餘細故勿須察舉

丙寅命天章閣待制張揆同詳定均稅

戊辰甯國節度副使孫沔為光祿卿分司西京

辛未翰林學士胡宿御史中丞趙概磨勘轉運使提點
刑獄課績

壬申詔禮部貢院內外鎖廳并親戚舉人並同引試解

十分之一如不及十人亦許解一人四人以下送鄰路
聚試

乙亥遣官分行天下訪寬恤民力事五月丁酉初置司
張耒明道維志曰
韓魏公當國遣使出諸道以寬恤民力為名既行魏公
大悔之每見外來賓客必問寬恤使者不擾郡縣否意
恐詔使騷擾民重不安也無幾皆罷之此事當郡縣否
安軍下巖寺有石刻榮州資官令孔嗣宗奉詔寬恤民
罷遣寬恤使者然則未所稱無幾蓋不竟用何時
戊寅廣西經略司言邕州甲峒等蠻賊五十餘人內寇
詔邕州發兵攻討之

辛巳詳定編敕所言皇親宮院有違禁衣服首飾器用
之類及雖係所賜或父祖所置者聽百日中改造如違
令本宮使臣覺察申大宗正司施行從之

甲申詔審官院京朝官當入西川廣南福建路差遣而

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一

用薦舉規避者委本院執奏之 三司減省冗費所言
比歲內人請俸倍多乞酌天聖初嬪御以下人數著爲
定額從之 閣門編纂條例所言伏見臣僚以疾乞免
大起居舞蹈之類竊以臣下見君當極恭肅一有不至
罰必及之以疾自言乞損拜伏人取其便非所以致恭
肅尊朝廷也且有疾與告著令所容殺禮見君古訓無
有自今敢干請者乞令閣門彈奏重致其罰惟勳德大
臣必藉任使自從特旨又昨崇政殿進呈大樂依觀雙
竹例宣召羣牧判官檢會儀制游宴宣召皆著定式而
羣牧判官不與蓋當時有司之失遂開此例欲乞今後
非次游宴觀看不須更召其帶館職充者自從館閣官
例又都知押班如趁班不上令別作一班起居臣等以

爲朝廷之儀皆有定制苟不及禮謂之不恭不恭有罰
未聞預設別班以待不及禮者伏請蠲去又三人內及
第正權三司判官者並賜緋臣等以爲古制有其官者
服其服未聞一官之中更以入仕之階爲之輕重恐非
聖朝平均獎勸之道伏請蠲去又大朝會綴中書門下
班坐杌子戴涼傘中書樞密院下馬處之類皆是特恩
異禮近歲大臣例多得之看詳前件禮數皆朝廷所以
尊異執政大臣也非其人無其位者不當有也若人人
得之則車服輕而不尊車服輕而不尊則賢者怠而不
肖者有慢上之心矣其漸不可不謹也已別具編錄非
以爲例蓋備天子非常之詔加禮於老成勳德之臣訪
故事於有司則以對也仍乞令閣門從今非詔旨詢問

不得輒自申舉並從之此據會要乃六月二十六日事今附月未又言諸賜與物等多是逐人自乞方得支給然賜與者乃人君所以優寵臣下有祇受之禮無自請之文今當賜者有司不卽舉行必待自言或至援引比例章訴紛然殊失上下之體內文臣及軍員授右職者多是進狀乞賜公服鞞笏腰帶乞今後凡換右職者便令閤門舉例支賜又臣僚放免朝辭更不支賜分物看詳連值假故或有急速差遣方許放免有當賜分物例須自陳亦有近侍朝臣不免如此尤失事體乞今後臣僚於放免朝辭非罪累被譴者便於特降指揮後著合得分物令閤門依例支給又賜臣朝辭雖非親民差遣如宣命內理爲親民資序並依監押例支朝辭分物如宣命不著本官稱合

係親民資序卽會問三班院支給則是使臣分物不以差遣高下乃係本人資序乞下三班院今後如使臣受差遣理爲親民資序不是情願乞充監當者畫時關報閤門其知州折資充通判通判折資充簽判知縣非因過降授者並依資序支朝辭分物欲乞令審官院依三班院體例關報從之此據會要五年六月事但無其日今附此

六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columns.



